

黔俞正燮理初

蘿蔔

冬日取蘿蔔少留英蕊以線絡橫承之挖其腹向上注以水久之則英屈向上生意不絕能至夏初癸辛雜志言沈草庭謂杏花半開者用刀翦下插之蘿蔔上卻以花盆用土種之時時澆灌而根已生可以得種此法極佳蓋借蘿蔔生氣或云以芋頭插之亦能有根

莽草

爾雅竹數節爲莽方言南楚閒謂草爲莽此各明一義周官翦氏除蠹物以莽草熏之注云莽草藥物殺蠹者山海經中山經云朝歌之山有莽草焉可以毒魚葦山有木焉曰芑草可以毒

魚亦謂之草神農本草則莽草在木部此草乃古阜之本字非
今草木轉寫字本經云茵草殺蟲魚蘇頌云今南中州郡及蜀
川皆有之木若石楠而葉稀無花實又云一說藤生蓋以名草
疑之實則莽阜卽桂子性辛毒大般泥洹經音義則云出幽州
李德裕詩序云龍門敬善寺紅桂樹獨秀伊川移植郊園眾芳
色沮乃是蜀道莽草徒得佳名則莽草實木本頌說無花藤生
乃別一種也宋沈括補筆談云莽草蜀道浙江湘湖閒山中有
之枝葉稠密團欒可愛葉光厚而香烈花紅色大小如杏花六
出反卷向上中心有紅蕊倒垂下滿樹垂動搖搖然極可翫襄
漢閒漁人採葉搗飯以藥魚皆翻上乃撈取之南人謂之石桂
世人謂莽草大葉如手掌又言細葉又言葉光厚堅韌可拉又
言柔軟而薄又言蔓生多是謬誤此與李德裕所賦均爲本草

木部之莽草又自有葉大如掌及光厚堅韌及藤生者沈括以爲謬誤是爲執一廢百蓋神農莽草以俗字譯之應爲莽阜之木不妨草中自有莽草也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但據水莽一種遂削神農木部之莽草而入之於毒草門又復引木部莽草之文以實之尤不審也

桂

桂之屬不一晉以後說卽雜出莊子人閒世云桂可食故伐之古人鹽梅薑桂所以調和又食藥若桂皮桂心桂枝故云可食是中土常木不曾遠求之交趾也陶宏景云齊武帝時湘州送桂樹植芳林苑中葉如柏葉澤黑心赤皮黃此又別是一種神農本草則惟牡桂菌桂二種而宏景亦未嘗見言並宜研訪嵇含南方草木狀則云皮赤者爲月桂葉似柿者爲菌桂葉似栝

杷者爲牡桂葉鋸邊表裏白毛者爲肉桂唐段成式酉陽雜俎
云山桂葉如麻細花紫色黃蕊簇生月桂花淺黃色四瓣青蕊
牡桂葉如苦竹花六瓣蕊凸起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桂南
方奇木上藥也出賓宜州凡木葉蕊皆一縱理獨桂有兩紋形
如圭製字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甘與皮無別而加芳美人喜咀
嚼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桂開花如海棠色淡而葩小結子如
小橡子花蕊爲食品所須葉比木樨稍大背有直文三道如古
圭製然此本草所謂桂也藝文類聚引尸子云春華秋英其名
曰桂唐王維詩云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於武陵山中桂云
日暖上山路鳥啼已知春酉陽雜俎云李衛公言桂花三月開
黃而不白楚辭美桂樹之冬榮庾肩吾詩稱桂花耐日依此諸
條桂以春華秋英冬榮也亦有以秋華者或謂之木犀晉玉子

年拾遺記言岱輿旁有丹桂白桂爾雅釋木椶木桂晉郭璞注
云桂樹葉似枇杷而大白花花而不著子唐張九齡感遇詩云
蘭葉春葳蕤桂花秋皎潔此則秋花木犀亦名桂也酉陽雜俎
云桂花三月開黃而不自言秋花者矣不悟秋日銀桂白花皎
潔晉人已謂之桂非矣也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木犀一種花
黃深而大一種花白淺而小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巖桂浙人
曰木犀古人殊無題詠不知舊何名張芸叟詩云駐馬欲尋無
入路問僧曾折不知名陸游詩序云楚辭所謂桂數見於唐人
詩句及圖畫閒今不復見矣屬山僧野人求之作絕句云丹葩
綠葉鬱團團消得嫦娥種廣寒行盡天涯年八十至今未遇一
枝看張陸之詩一云不知名謂巖桂木犀也一云未遇看謂丹
桂也姚寬西溪叢語以木犀爲巖客史繩祖學齋佔畢謂巖桂

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象見月中各就所見一種言之不必相
訾也明王世懋閩部疏云福南四郡桂四時皆花有子其秋花
無子者木犀也

木槿不應在釋草說

爾雅釋草云椴木槿櫨木槿疏引某氏云其花朝生莫落與草
同氣故在草中詩正義引爲樊氏此亦由疑之故強爲之說其
實爾雅以經師考補名物木槿誤入釋草其致誤蓋亦有由篇
終言木謂之華草謂之榮夏小正言榮堇月令言木堇榮遂並
椴櫨入釋草非由辨氣也釋木云椴椴注云樹似白楊又唐棣
移注云樹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是椴爲椴亦爲移曰唐棣詩草
木疏云唐棣奧李也其花或白或赤文選閒居賦二柰曜丹白
之色注引廣志云張掖酒泉有赤白柰埤雅引篤論云木槿花

似柰柰實木槿虛詩草木疏言唐棣六月熟又言常棣似柰有
白有赤子亦如郁李是椴爲唐棣其花似常棣似柰詩唐棣有
華名唐棣花反而復合亦如日給瞬瞬然故椴有木槿名爲移
爲棣兼榮華也釋木云櫬梧注云今梧桐釋木又云榮桐木說
文榮云桐也桐云榮也夏小正云二月榮堇月令季春之月桐
始華則榮爲葉華爲葩是木槿之櫬爲梧櫬梧亦兼榮華也詩
鄭風顏如舜華毛云舜木槿也是爲月令仲夏榮之木堇鄭注
月令云木槿王蒸也詩草木疏云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
莫落者是也鄭注蓋用方言然則舜王蒸爲木槿正名一曰日
及亦曰日給一曰朝菌潘岳云莊生說也見文選游仙詩注一曰椿莊子逍遙游大椿釋文引
司馬彪說禮謂之榮詩謂之華是槿亦兼榮華椴櫬同其名然則木
槿一也椴木亦爲木槿二也櫬木亦爲木槿三也三者皆木且

正名之曰木槿何得在草草自有齧苦堇葦草二種正經豈宜惑亂草木也木謂之華華字萼加草草謂之榮榮字乃從木雅訓與文字相反義不可曉柶梧舜三者皆木經皆有華義不應草訓若云辨氣則治牆卷施豈復應在木乎以之說舜已是木非草兼及椴槲義更違矣詩草木疏云舜一名椴一名槲案爾雅是椴槲亦名槿非謂凡屬槿者俱名椴槲草木疏疑於以木入草不欲又分三名不悟既名之爲木槿則釋草篇名非曲說所能通也

此壬戌夏在泰安作戊寅在阜陽聞人言棺以槿木爲上往視之乃櫛木此又汝潁閒木槿之名京城謂之杪枋

芭蕉

南方雪中實有芭蕉梁徐摛冬蕉卷心賦云拔殘心於孤翠植

晚翫於冬餘枝橫風而色碎葉漬雪而傍枯王維山中亦當有之夢溪筆談云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以形器求王維畫物不問四時家藏袁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難與俗人論嬾真子亦云此乃神悟不在形迹冷齋夜話云王維作畫雪中芭蕉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寓於物俗論則譏以爲不知寒暑矣世閒此種言語譽西施之顰耳西施是日適不曾顰也

西瓜

李志常西游記

道藏本二卷記卷上云輪臺西昌八喇城西瓜邱長春西行事

其重及秤蓋卽今哈密瓜秤謂十五斤謂之西瓜者中地舊名也宋洪皓松漠紀聞云回鶻西瓜形如匾蒲而圓色青翠經歲則變黃是其始納貢遼金者五代史四夷附錄云回紇種大如中國東瓜金劉祁作吾古孫北使記云回紇國瓜有重六十斤

者又金川瑣記言南瓜圍三四尺重一二百斤四人舁之則及秤不爲大盛如梓老學叢談引耶律丞相西遊錄云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驢負兩枚又云尋思干城瓜大者如馬首今中國自種西瓜皮與瓢色俱淡然有重至五十斤者五代史言中國東瓜今七八月瓜菜也有百斤者又倭瓜亦七八月瓜菜南人謂之北瓜北人謂之南瓜

黃山松

宋晁貫之墨經云松烟後唐用宣州黃山歙州黟山及松蘿山松李氏以宣歙之松類易水之松黃山黟山松蘿山之松品惟上上穿山石出者歲所得不過二三株爲上上其次曰脂松曰揭明松曰紫松曰籤松曰黃明松曰糖松曰杏松曰脂片松凡

九等老學庵筆記云紹興間自宮次月五日

安墨工戴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此平地松豈可
用羅願新安志云黃山朱砂泉旁近有昔人墨窯數處又云黃
山松煤至精者造墨可比李廷珪又云新安墨以黃山名衢池
工者載他山松往造亦竟不成是黃山自古多松閒有穿山石
出者以爲奇品蓋多取山陰木實清瘦煙自重黑而葉夢得避
暑錄話謂黃山松腴煙黑所言乃是脂片松下品也明天啟六
年閏六月山主吳養春家人吳榮在東廠首告八月審明程夢
庚賣松銀十三萬六千兩吳養春賣松銀六十餘萬兩又官估
山場木值銀六十餘萬兩計賣松銀百餘萬時木值甚賤又山
崖深邃木值尤賤當刊松萬萬株矣今所賸者皆刀斧所不及
宜多奇品又程瑞訪黎牀嚙語言康熙五十七八年閒蒲團臥
龍破石迎送擾龍倒挂接引七松化爲鑪炭其松更寥寥矣

牛莊葦

牛莊葦定額一百五十五萬四千八百二十束十分抽二除與工部編席外餘葦每束二釐其徵銀一千四百兩零六錢二分盛京通志文也其每束二釐應作每束二分以推工部編席用二十四萬九百三十三束折色收七萬三十一束適讀通志又讀緝古算經記此

葦蕩營柴

嘉慶初河工歲料堆千一百二十五束十七年四月江督百齡奏葦柴三十斤一束向四十束一方今三十束一方三十七方半為一堆牽算一堆值銀一百六十兩增柴四百二十九萬八千三百七十六束抵二千八百餘堆值銀四十五萬餘兩除費

九萬餘兩可餘銀三十五萬餘兩云云案一惟一千一百一十二

五束應抵三千八百二十堆值銀六十一萬一千二百兩若二千八百二十堆恰值銀四十五萬一千二百兩止增柴三百十七萬二千五百束矣不知當日部議及星使何以覈銷又是年十月星使奏二十二斤一束三千束爲一堆應柴六萬六千斤與向例四十束爲方三十斤爲束以三十七方半計之當得三十斤之束一千五百爲四萬五千斤其數不合與百齡所奏一堆三萬三千七百五十斤亦不合又二十四年十月協濟馬營壩工稽料三千垛河督黎世序奏每垛五萬斤數亦不合蓋年時計算不同惟十七年江督奏明係誤三千八百爲二千八百計算是不檢也

麟

順治二年二月山西交城縣牛產麟見交城縣志順治十八年

定遠民間牛產麟見江南通志康熙五年四月南昌縣牛產麟

見江西通志康熙己酉正月二十一日丑時餘姚吳天保家黃

牛產一麟見毛奇齡西河詩話康熙二十八年餘姚烏山胡氏

牛產麟見紹興府志蓋卽一事毛於胡吳土音不分又己巳誤

作己酉耳順治十六年山西平定州蛾峪村牛產麟送京師見

平定州志

張石洲說

康熙二十四年山西廣靈縣牛產麟見山西通

志及寒松堂自作年譜康熙三十三年合肥縣麟生於三河尖

民家見江南通志康熙四十七年夏濰縣牛產麟見萊州府志

雍正十年六月初五日鉅野民李恩家牛產麟見山東通志雍

正十一年五月初八日四川潼川府鹽亭縣民楊士榮家牛產

麟見京報川督黃廷桂川撫甯德奏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三

日甯陽民孫永祥家牛產麟見山東通志雍正十三年甯陽牛

產麟見甯陽縣志乾隆四年蕪湖民家牛產麟三日死剖之無腸胃見子不語

大字大畫大符大碑大塔大佛大樹大梨大韭大材大玉
晉書衛恆傳云漢靈帝時袁術將師宜官大則一字徑丈小則
方寸千言王羲之傳云子敬嘗書壁爲方丈大字觀者數百人
按古人大字多以鐙影取之鐵圍山叢談云宋元符末蔡京自
取大筆如椽臂張兩幅素書龜山二字米芾賀鑄及一惡客俱
愕然相視是前此所少也春渚紀聞云政和二年襄邑民家紫
姑書紙字徑丈更請大書乃黏囊表二百幅用麻皮十斤縛作
筆徑二尺許濡墨就麥場一人繫筆於項不覺騰蹕往來成一
福字端麗如顏書令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官捕具奏令就
後苑再書驗之乃書一慶字與福字相稱案囊表幅方二尺二

百幅連方可方二丈八尺此字之最大者矣老學庵筆記云乾道八年天申節知光州滕瑞進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用絹褙投進以貢諛降一官其字蓋五尺餘亦可言大梁溪漫志云東坡教葛延之書言世人寫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則不然胸中有箇天來大字世閒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吾胸中天來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惟吾所用若能了此便會作字也此實想像之言非能有此運筆蘇集有題崔白大圖幅徑三丈詩云往來不遣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是大絹本畫也南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梓州織八丈闊幅絹進宮禁前世織工所不能爲此絹之最大者圖繪寶鑑夏文彥撰云戚文秀畫清濟貫河圖一筆長五丈貫於波浪之中與眾豪不失次序超騰

回摺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亦同蓋亦絹本梁溪漫志云常州太平寺壁有徐

友畫清濟貫河一筆紆繞長數十丈畫鑑則云尋其端末長四十丈波浪起伏活動而楊萬里詩云壁如雪色一丈許林景熙白石樵唱太平院壁閒畫云萬頃波濤生素壁又云毫端分寸千萬里郭畀客杭日記云入常州到太平寺觀壁上畫水中作一筆繞之不斷立視久之洶涌生動奇筆也俱不言畫筆長短常州府志則云畫在寺之彌陀殿壁筆起西北隅縈繞數千丈其說不同今以一筆所蓄之墨細注壁上至百尺墨竭不能見畫矣豈能數十丈又數千丈耶千蓋十譌丈亦尺譌也唐書云僧懷義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張天津橋南此當連縫絹帛爲之古今最大之畫也齊東野語云南宋黃冠如剛以黃絹方丈帚書大符進恭聖楊后此符之最大者開天傳信記云元宗金天廟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

按默記云華州西嶽廟門裏唐元宗封西嶽御書碑高數十丈
砌數段爲一碑直上薄雲霄則數十丈應作數十尺且係積段
爲之者安南人大越史記李太祖紀史臣云聖宗書佛寺碑長
丈有六尺留僊游寺蓋碑石高丈六尺取材已難燕都遊覽志
云昌平長陵洪熙元年建碑高十丈許無字又云碑闊四尺五
寸厚二尺五寸他陵不及此碑之最大者其丈尺甚可疑而正
德姑蘇志言宋韓世忠墓碑高十餘丈未立嘉定時有司磨作
趙師舜碑爲樓三成覆之石豈能採得十餘丈而移之者又高
十餘丈豈樓三成所能覆至其他磨崖者又不計也洛陽伽藍
記云永寧寺塔高九十丈上刹復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
百里已遙見之其言可駭塔高九十丈當徑九丈圍二十八丈
矣越史李聖宗紀云龍瑞太平四年築大勝資天寶塔高數十

丈其制爲十二層卽報天塔史臣以爲安南四大之一

外有瓊林佛普

明鼎龜田鐘

此宋時塔大同府志云應州木塔遼清寧二年建上下

以木爲之高三百六十尺大理府志云城北門內崇勝寺塔高
四百餘尺凡十六級此塔之大者真定龍興寺宋乾德元年記
碑云金銅像大悲菩薩高七十三尺四十二臂太祖所鑄七度
鑄就一蓮座二至膝三至齊四至胸五至腋六至肩膊七至頭
頂臂雕木布漆金安以銅筒子儒林公議云興國寺大像閣高
與開寶寺塔侔佛指大皆合抱唐尙書故實云鄭廣文聖善寺
報慈閣大像記言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銀鑄中虛受八石
此蓋如懷義血首乃不祥之物龍門奉先寺唐開元十年碑云
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樂山縣志云城東凌雲寺唐開元時
僧海通於瀆江沫水蒙水之會悍流怒浪之濱鑿山爲彌勒大

像高三百六十尺建七層閣覆之此像之最大者其言作閣亦可疑七層之柱均須五十五尺疑閣爲僞言明西洋人言舟過一港出銅人跨下爲天下奇觀此不能鑄其像亦無由移合樹立亦僞言也明人姚士粦見只編云處州雲和縣有大杉鬱然雲表百里外便可望見好事者以繩度之圍十九丈徑六丈餘此比榕門大矣蓋樹之最大者酉陽雜俎云洛陽報德寺有梨重六斤其言有徵異於仙釋詞頭此梨之最大者酉陽州志云邑梅洞長官司南韭山昔有人遺韭種於此山頂長丈餘四時茂盛民取以供食此韭之最大者

大清一統志言神木廠在廣渠門外二里許有大木偃側於地高可隱一人一騎明初構宮殿遺材也相傳其木有神春明夢餘錄云大木樟也圍二丈外臥四丈餘騎而過其下高可隱身

今見其木長乃六丈餘明史呂坤傳於萬曆二十五年疏陳大工採木言丈八之圍則橫卧亦高六尺可視宋時汴京摸枋但遜神木耳神木可云材之大者嘉慶四年正月戊寅

上諭云上年十二月閒都爾嘉將由葉爾羌採解大塊玉石運送艱難之處寄知和珅和珅匿不陳奏現經軍機大臣查出具奏今閱原書得知回眾勞苦情形朕心深爲憐憫將此速諭所經各城大臣接奉此旨所解玉石行至何處卽行拋棄不必前解然外閒不知玉大幾何拋棄何地十一年十一月辛亥上諭云玉慶奏親往驗看玉塊一重七千五百餘斤一重三千七百餘斤卽行起運赴京玉慶著傳旨嚴行申飭伊自到喀喇沙爾罔識治體云云始知大玉重七千五百餘斤拋棄喀喇沙爾此玉之最大者

石鼓

續漢郡國志右扶風陳倉注引辛氏三秦記云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蓋山名石鼓非山上有鼓十而著文也魏都賦注引冀州圖云鄴西北鼓山山上有石鼓形時時自鳴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晉書五行志云吳興長城有夏架山有石鼓鳴則三吳有兵太平寰宇記亦言彰德武安縣南鼓山上有石鼓二鳴則兵起今黟城北十五里亦有石鼓山云山鳴卽有兵唐天寶時鑿破之改名戢兵山又酈道元水經注湘水云臨承縣石鼓鳴主有兵革之事其山在今衡陽縣北一里又今湘潭有懸石山占亦如此此皆山形似鼓水經巨洋水注云廣固逢山有石鼓齊地將亂石人打石鼓聞數十里言出郭緣生續述征記又渭水注云冀縣朱圉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擊自

鳴鳴則兵起漢鴻嘉三年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畧等著崖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言石鼓鳴則有兵是一山石如鼓形水經注喜記奇偉及碑銘文字獨不言陳倉石鼓知今所得陳倉琢石鼓十枚上有詩詞者辛氏三秦記以後厭勝之物酈氏注水經以新事未及列之

火不思

琵琶直頸者宋以來謂之火不思俞玉吾席上腐談云渾撥四形較琵琶小胡人改造琵琶昭君笑曰渾不似也後譌爲渾撥四按火不思渾撥四皆單字還音非有改造不似義長安客話謂之胡撥思琵琶古實直頸說文云琵琶馬上弦索初學記引古今樂錄云琵琶出於弦鼗注云杜摯以爲出於秦末蓋苦長城役百姓絃鼗而鼓之宋書樂志亦以爲然世說有曲頸琵琶

梁侯景使王偉彭雋齋曲項琵琶云曲頸曲項者由直頸直項分名舊唐書音樂志云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絃斃之遺制其他曲項疑是漢制兼兩制者謂之秦漢梁史別之曰曲項舊唐書又別之曰其他曲項則琵琶本爲直項可知曲項疑漢時出胡中唐書又云五絃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則所謂似琵琶而小者兼五絃三絃庶物異名錄云卽胡撥四三絃長二尺是也晉阮咸造銅琵琶元行沖改以木唐李商隱題樞言草閣詩云仲容銅琵琶直頸聲淒淒則唐人猶有直頸琵琶曲頸琵琶之名宋元始以直頸者名火不思反以琵琶屬曲頸則古今不相襲求火不思之名實出於回部元楊瑀山居新話云鑛鐵胡不思世所罕有乃回回部中上用之樂製作輕妙每詢之鐵工皆不能爲也今歸平江巨室曹氏則

初由回部得中國琵琶舊式號曰火不思轉入蒙古耳元史禮樂志云火不思如琵琶直頸無品字有小槽圓腹如半餅榼以皮爲面四絃皮絃用一孤柱元時天樂一部有琵琶箜篌火不思胡琴是火不思屬直頸矣陶九成輟耕錄云樂器有秦明琴渾不似曲口溫舍舍弼弼之類北征事蹟云英宗北狩也先奉酒自彈虎撥四兒唱曲王圻續通考云火不思又有秦漢子之名沈德符野獲編云一名琥珀槌一名胡博詞老妓名渾不是方以智通雅云火不思又有琥珀詞吳撥四土兒密失父兒機之名高士奇天祿識餘云一作虎拍詞一作虎拍思一作琥珀思皆指直項按新會典圖第三十六卷火不思四絃通長二尺七寸三分一釐一毫亦曲首七寸二分九釐

大清會典樂部燕樂注云琵琶刻木爲槽上覆以板四絃四絃

者槽方無角而長柄火不思似三弦之制而四弦今尺一尺七寸七分四釐

皇朝禮器圖燕饗番部合樂九色第七爲火不思

大清會典樂部樂器注番部合樂蒙古筚吹樂火不思

皇朝通考樂考云和必斯似琵琶而狹小直柄曲首四弦見於聖製者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庚辰八什榜云渾撥四火不思曲長朔管如鞭吹辛巳六琵琶云底事名同火不思又云應恨昭君出塞時辛巳七塞蟬云日和昭君撥四弦蓋火不思十四名火不思和必斯渾不似渾不是渾撥四胡撥四胡不思胡博詞虎拍詞虎撥四虎拍思琥珀思琥珀詞琥珀槌皆就音近字書之古直

項琵琶也

九九

豹隱記談云夏至後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喫茶

如蜜汁吳下田家志云四九三十六爭向路頭宿拭汗如五九出浴

四十五樹頭頭戴一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不入寺入佛七寺

九六十三夜眠牀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夾被九九八十

一家家打炭墜冬至後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

頭吹簞築四九三十六夜眠如路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

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纏肩八九七攤

十二猫狗兒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爬鉈以上俱依吳下一齊田家志注其異語

出此石湖范成大用吳鄉語成之以類書不載故記之

正月十日

古今注云一日雞二日狗三日豬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

爲人魏書自序傳北齊書魏收傳亦引之荆楚歲時記言一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豬四日不殺羊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刑又見一道書云天地先生雞次狗次豬次羊次牛次馬始生人次穀次粟次麥也故曰一雞二狗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九粟十麥正月此十日清明十者豐順也拾遺記云堯時祇支國貢重明鳥如雞能使妖災羣惡不能爲害今人每歲元旦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爲雞於牖上此之遺象也按雞取一日爲雞又得吉音非堯時遺象渾天家言天地形如雞卵故宜先有雞爲歲之首日事物紀原云東方朔始置人日汪君文臺云周必大二老堂詩話云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歲首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物育陰則災

天穿節考

凡事無雅記可尋者不得不徵之短書而短書多誤五車韻瑞云拾遺記曰江東俗正月二十四日爲天穿潛確類書云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紅縷繫餅投屋上謂之補天古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韻書云荆楚歲時記曰江南俗正月三十日爲補天日以紅絲縷繫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穿蘇軾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類書云拾遺記曰江東俗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以紅縷繫煎餅投屋上謂之補天穿李白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天祿識餘云江東正月二十日爲天穿節以紅縷繫煎餅投屋上言補天穿唐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廣東花縣志云正月十九日烙糯粉爲圓塊加線穿其上謂之補天穿李白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凡此短書引拾遺記荆楚歲時記古詩唐

詩李白詩蘇軾詩不知所出審核之乃短書轉鈔宋祝穆事文類聚又妄改之而至誤也事文類聚云江東俗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縷繫煎餅餌置屋上謂之補天穿李觀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乃宋事宋人詩不得涉唐以前元陰時夫韻府羣玉云正月二十四日江東人置煎餅屋上云補天穿陝西劉通志風俗云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爲天穿以紅縷繫餅餌擲之屋上謂之補天明韓汝慶朝邑縣志風俗第二云正月二十三日置煎餅屋上補天是日仍不得食米廣東郝通志風俗云正月十九日廣州謂爲天穿日作餈餈禱神謂之補天穿各記見聞不僞託古書妄引唐詩於體最合宋葛魯卿勝仲驀山溪詞和朱刑掾天穿節云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摸石俯清波競追隨新年樂事明楊慎詞品引之云宋以前正月二十三日爲天穿節

言女媧氏以是日補天俗以煎餅置屋上名曰補天穿今其俗廢久矣楊說亦未審宋范仲淹百花洲圖詩綵絲穿石節自注云襄鄧閒舊俗正月二十一日士女遊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絲絲穿之帶以爲祥宋杜綰雲林石譜云江水中多出穿心石土人春時競水中摸之以卜子息而襄陽志風俗不載合之葛詞及事文類聚正是宋時以二十日爲天穿以二十一日爲穿地其又有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三十日者各從其俗而皆有義古憲立春驚蟄雨水春分穀雨清明漢改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則雨水改早十五日穀雨改遲十五日自正月

中氣至二月節氣爲今古憲雨水之日自正月十六日至二月一日皆可謂之天穿但古書不載宋人始名之亦祝雨水屋無穿漏之意今黟俗亦以正月二十日爲天穿節近見一書名隴

頭芻語云正月二十日爲天穿日女子以此日穿耳是亦以二十爲天穿所以知天穿爲雨水者史記天官書云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言七日得雨則民食日有七升豐年也宗懌荆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食煎餅於庭中作之言熏天亦以七日當得雨故熏之襄鄧俗唐以七日宋以二十日皆爲雨水也遼史禮志云人日俗食煎餅於庭中謂之熏天宋張鑑南湖集賞心樂事條目中有正月人日煎餅會亦倣唐事爲之

七夕考

夏小正云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向詩大東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傳云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以此二文言織女者皆言七月漢人記王

子晉七月七日見緜氏山漢武內傳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神
仙多以七日見於世東方朔又言織女侍兒梁玉清事世人以
天上有夫婦之道謂牛女七夕一會三輔黃圖云渭水貫都以

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西漢人猶言牽牛渡河後人乃言

織女渡河左傳昭十年注織女爲處女開元占經引星占云織

女七夕有渡河之說似非處女之稱其義膠固不可解以詩又

言皖彼牽牛而別生旁義魏文帝云牽牛織女遙相望從皖生

義也注引曹植七詠注云牽牛爲夫織女爲婦各處一旁七月

七日得一會同蓋七月夏時日在角初昏漢直則牽牛居東織

女正則必東向詩又以七襄屬織女故偏言織女渡河也西京

雜記云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針於開襟樓是乞巧之事太

平御覽引春秋元命包云織女星主果

九百六十四

乾象通鑑引春

秋合誠圖云織女天女也主瓜果收藏珍寶以保神明則瓜果
宴之本其匹配之說開元占經引石氏星占云織女與扶筐爲
妃荊州占云織女之足常向牽牛扶筐牽牛扶筐亦常向織女
之足則扶筐爲男占甘氏星經中官云扶筐七星在天津北其
占屬女工則扶筐亦女星牛女耕織相對扶筐與牽牛亦農桑
相對不言扶筐嫁牽牛又不言織女嫁扶筐者世俗於小正大
東之文自增故實也前人或辨牛女俱在河北案河鼓牽牛三
星居河南左旗右旗之南織女三星在河北漸臺之北非牛女
二宿也吳均續齊諧記云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其弟曰七
月七夕織女當渡河問何事曰暫詣牽牛吾向已被召明日失
所在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渡河之說非始武丁又大帖
鵲部引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今淮南無之或萬畢

術文歲華紀麗鵲橋已成注引風俗通云織女七夕當渡河使
鵲爲橋今風俗通已殘缺馬縞中華古今注云鵲一名神女俗
云七月填河成橋乃附益崔豹所無者鵲於是日顛禿又復不
見容是禽鳥有所避忌淮南子言鵲開戶知向太一太一下行
忌七殺重七避蟄不足爲異鵲又純雌故名神女值七日有牛
女之說人遂妄意爲織女橋致首禿爾開元占經引郗萌云織
女一名東橋亦是兼采眾說然郗萌云織女十月晨見東方赤
精明女工善不精明女工惡常以十月朔六七日候之此必乞
巧遺說後徒於昏見南方時占之是知七月渡河乞巧由附會
詩禮故言耕織而不近取扶筐言乞巧而不於十月晨見東方
時也

益宅

蟲蛇在地有象在天東蒼龍西白虎相宅法忌白虎而古人有
白虎觀淮南人閒訓云西益宅不祥論衡云俗有大諱四西益
宅居其一藝文類聚引風俗通亦有西益宅不祥新序五及家
語正論解則云東益宅不祥家語蓋錄新序之文

弄女壻

北史齊文宣敬皇后傳云趙郡段昭儀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
爲俗弄女壻法戲文宣文宣銜之後因發怒謂韶曰我會殺爾
婦元氏懼匿婁太后家終文宣世不敢出酉陽雜俎禮異云北
朝壻至婦家婦女畢集以竹杖打壻有至委頓者

看新婦

看新婦古禮也後亦有之世說云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南史
齊河東王傳云武帝爲納柳世隆女帝與羣臣看新婦顧協傳

云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眾賓皆列觀封氏見聞記云
近代婚家有障車下壻卻扇及觀花燭之事又有卜地安障拜
堂之禮

弄新婦

漢書地理志云燕俗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頗稍改
然尙未止抱朴子疾謬云俗有戲婦之法於稠眾之中親屬之
前問以醜言責其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酉陽雜俎禮異云
近代娶婦之家弄新婦

鬧房聽房

鬧房之事有極無禮者意林載風俗通云汝南張妙會杜士家
娶婦酒後相戲縛士捶二十又懸足趾致死鮑昱決事減死抱
朴子疾謬云蹙以楚撻繫腳倒懸酒後酌醬不知限齊至有傷

瘀血流踈折支體者其事正類張妙自漢迄晉其風不改豈非
鮑昱斷獄假仁害俗耶西陽雜俎禮異云律有甲娶乙丙共戲
甲有櫃比之爲獄舉置櫃中覆之甲因氣絕論當鬼薪怪獄
滋興明黃暉蓬軒吳記云魯地人生子親友戲繫其手游於市
反而羣飲而仍繫生子者於樹遂爲狼所啖此匪人所謂舉酒
勸人無惡意者也後漢書列女袁隗妻傳云帳外聽者爲慙蓋
俗之聽房者

吹簫給喪事

史記周勃世家云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集解如
淳曰以樂喪賓若俳優臣瓚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索隱
云左傳歌虞殯若今挽歌類歌者或有簫管也漢書勃傳注師

古用瓚說今按索隱言是也簫非編簫乃短簫亦謂之鼓吹謂

簫之簧鼓以吹之自是秦漢喪儀非關樂賓蓋鼓吹二義一是短簫宋書樂志云鼓吹蓋短簫饒歌郭茂倩樂府解題云鼓吹短簫饒歌橫吹鼓角是也一是作樂之名漢書韓延壽傳云鼓車吹車及諸傳鹵簿鼓吹陳琳檄云登高岡而擊鼓吹宋趙昇朝野類要云鼓吹禮部之太常樂蓋雅樂爲軍門轅門所奏無鐘磬埙祝琴瑟但鼓鈸饒鑿吹金笛簫笛是也喪事行車用短簫以節行止又以人死使人勿惡非爲樂賓其後乃用鈴鐸晉書五行志云海西公時庾晞挽歌搖大鈴又梁時謝幾卿執鐸挽歌唐制挽郎與執鐸代哭者同衣幘太平廣記李娃傳二肆傭凶器者較能擁鐸而進亦所以節行止其別爲樂賓則自漢桓寬如酒臣瓚時已然桓寬鹽鐵論國病云送死殫家散不足云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與下坐而責辦歌舞伎戲唐會要

云長慶三年李德裕奏百姓厚葬道途設音樂習以爲常不敢自廢誠宜改張準法科罪然實未能禁也喪祭用樂發引用樂封窆用樂因以樂娛弔送者皆沿習不改與十惡中居父母喪作樂者不得同科讀禮通考並列之非也喪事用樂所謂非禮居父母喪服未除而自作樂所謂不孝情不同也

酒令

宋竇苹酒譜第十二爲酒令云詩旣立之監或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所以已亂而備酒禍按其事有證史記滑稽列傳云○于髡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其制也若詩則言彼醉不臧不醉反恥箋云立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取未醉者恥罰之衛武公刺時人如此殆卽酒令非備酒禍也云

魏文侯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其酒令之漸歟按說苑善說

篇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不仁曰君已設
令令不行可乎已明著令字韓詩外傳云齊桓公置酒令諸侯
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亦前此酒令後漢
書賈逵傳云逵作酒令學者宗之亦連酒令字云漢初始聞朱
虛侯以軍法行酒按荀悅漢紀引此者史記漢書無令字云朱虛侯章侍宴
高后令章爲酒令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令亦著
令字新序刺奢節士並云桀爲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又
前時軍法酒令也今令官以卑者爲之梁書王規傳云湘東王
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蓋不肯爲中
山詩話云唐人飲酒以令爲罰

明帖

荀子云不法後王謂之不雅以儒者明時王之制君臣之義不

可遂廢也明洪武三年禮部定儀敵已止稱奉書奉復而文人
往往稱頓首稱再拜蓋由臨古帖而勦襲之至地名官名均不
依王制巡撫曰中丞知州曰刺史應天曰秣陵順天曰長安若
代古人通書者然古諺云見駱駝謂馬腫背此則牽腫背馬謂
之駱駝矣

門對

茅亭客話云孟蜀太子善書札自題策勳府桃符曰天垂餘慶
地接長春洛中記異錄云孟昶歲末自書桃符曰天隆餘慶聖
祚長春賜子詰詰拜受致於寢門之左右蜀檮杌及宋史五行
志四並云昶令學士題桃符板以其詞非工命筆自題曰新年
納餘慶嘉節賀長春後納土呂餘慶來知成都而長春則宋太
祖誕聖節名也桃符板卽今門對古當有之其事始於五代見

記載耳北宋春帖子皇帝皇太后皇后貴妃閣皆由詞臣擬進南宋則臣民家門對亦見記載困學紀聞云樓鑰桃符門前有約頻來客座上同看未見書隨隱漫錄云京口妓韓香家桃符有客如擒虎無錢請退之稗史云洪平齋桃符曰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閒洪第後上史浩書自宰相至州縣各指摭其短一一云如此而已因十年不調也鶴林玉露云洪舜俞詩曰不得之乎成一事卻因而已失三官蓋傳聞異詞癸辛雜志續集云鹽官教諭黃謙之題桃符曰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後集云廖藥洲門符喜有寬閒爲小隱粗將止足報明時直將雲影天光裏便作柳邊花下看包恢南城園門符曰短暫居猶旅舍夜長宜就作祠堂又賈似道桃符曰笑迎珠履三千客坐擁金鉞百萬兵又曰威行塞北幾千里春滿淮南

第一州又曰陽春膏雨三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元楊瑀山居
新話春帖云光依東壁圖書府心在西湖山水閒張羽貞居詞
和周文璞云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依其言是家家有春
聯矣明袁中郎集有騎馬看年對語簪雲樓雜記云春聯之設
自明洪武時除夕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悉加春聯一對帝微
行出觀以爲笑樂其言不確而曰夫三官蓋神間與

午食

古以不能夕食爲病宋人言長年者訣夜臥不覆首晚飯少數
口避瘴者訣稍飲卯前酒莫喫申後飯似非常行之道學佛者
則過午不食謂是佛所制云旦天食午時人食暮畜生食夜鬼
神食此譯經者不達佛旨妄爲諱飾佛不當有此制也佛以日
午食者乞他食故薩婆多論云日中以後事務休息淫戲言笑

讌會之時持鉢乞食必逢憎訶以是之故佛以日中時食家居長者自作食人不當拘此也僧傳受八關齋戒者其戒八曰不得過齋後食謂俗眾聽經止此一日一夜之戒非謂其終身戒如六戒倡優俳戲不往聽觀七戒不坐高大牀亦止此日夜非學佛居士長者終身坐小牀不觀優梁沈約有述僧中食論又作枳園寺刹下石記云王奩食不過中者一十一載檢南齊書王奩傳奩貴仕上收之閉門拒守還內禮佛軍士斬之王奩沈約均非吉人故法苑珠林述五戒曰殺盜淫妄語酒述八戒六高大牀坐七妝飾八自歌舞及往觀不用中食戒是知學佛者當求勝果不當學此

喫煙事述

煙草出於呂宋其地名曰淡巴姑明時由閩海達中國故今猶

稱建煙道光十三年七月琉球商船飄至日照商人內洞村水
張二姓船載煙草往福建售賣者見山東巡撫奏是呂宋琉球
煙皆歸福建建煙味最沈也性德淥水亭雜識云今所噉煙草
孫光憲已言之載於太平廣記有僧曰世尊曾言山中有草然
煙噉之可以解倦初疑爲蘭州水煙然煙本名煙酒沈氏西清
筆記云朝鮮進煙筒曰煙杯似旱煙水煙本爲一唐譯根本說
一切有部尼陀那卷四云室羅伐城具壽白世尊諸苾芻畜歙
煙筒畜灌鼻筒畜飲水器畜盛鍼筒以何物作佛言除寶餘皆
應畜其所謂歙煙筒蓋旱煙水煙同名毗耶那雜事律云吸藥
煙以兩碗相合底上穿孔以鐵管長十二指置孔吸之則明人
所言鴉片煙也明楊士聰玉堂薈記云煙自天啟中調廣兵乃
漸有之崇禎十二年定例喫煙者死後洪承疇請開其禁初以

喫煙聲似喫燕故惡之李王逋蚰庵瑣語云煙葉出閩中北地
多寒疾關外至以馬一匹易煙一筋初惟南兵北戍者喫之崇
禎末嘉興徧處栽種三尺童子莫不食煙煙利厚而喫燕聲惡
民間賣者題曰熙朝瑞品以諷官吏使不究詰今沿而不改俗
士不知見人不喫煙者謂之曰明時人不知明時人正喫煙也
由呂宋琉球朝鮮而閩廣而中土而遼東而蒙古漸至
滿州

皇朝通考刑考云崇德三年嚴出境貨買煙草之禁謂明境高
麗境其後煙漸行而北乃至俄羅斯通考四裔考云俄羅斯賣
煙者籍其家發遣之是也今州縣無不種煙

盛京通志物產

皇朝通志昆蟲草木畧並云煙草本名淡巴菰亦稱爲煙酒隴

旁隙地多種之葉肥大至徑尺食之禦寒熱河志云隴旁隙地
多種煙草葉肥大至徑尺其近頂處數葉曰蓋露是今種煙者
廣矣關東煙葉味厚尤勝建煙也崇德六年二月

諭王貝勒大臣不習射之罪非用煙可比用煙之禁前因爾輩
私用故不能治人蓋喫煙之禁此後不在科條矣康熙中

巡幸德州傳旨朕生平不好酒亦能飲一斤止是不用最可惡
是用煙諸臣在圍場中終日侍朕曾用煙否每見諸臣私在巡
撫帳房中喫煙真可厭惡况煙爲最耗氣之物不惟朕不用
列聖俱不用也濟甯道蔣陳錫恭紀云碧碗冰漿激灑開肆筵
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閒煙火來蓋

本朝之制不設嚴禁亦不與茶酒入禮節儀注也休甯汪昂作
本草備要補本草云煙草飽者使餓餓者使飽醉者使醒醒者

使醉其言頗能道物性乃羅大經鶴林玉露所評檳榔四德也
嘗卷煙葉塞筆管中筆不蛀姚旅露書云煙草可治頭蝨醒世
奇觀云煙油殺蛇以注螞蝗立僵常德府志方術云有閩客鼻
孔各有赤蟲一長四五寸聞香輒出觸之卽入武陵李兆鯨以
爲水蟒隨飲澗水入鼻其細如髮得涕洟故肥得血故赤教日
喫小溪煙二三兩遂愈朱仕琇海東賸語云臺田苗生蟲每下
種以煙梗附其下蟲患乃息然則煙草辛烈殆亦殺肺蟲歟

象棋

吳韋昭博奕論云枯棋三百文選注引邯鄲音藝經云棋局縱
橫十七道白黑棋子各百五十枚是與今之十九道異也然其
局法同宋晁補之撰廣象戲圖云象戲局縱橫十一路棋三十
二試以局縱橫十九路棋九十八廣之其新舊二法皆與今縱

十路橫九路者不同古十一路蓋兵卒相去中三路今中二路其第一路礮居兩旁兵卒則居縱路之二四六八十礮馬士兩敵相對礮無架馬旁行士不出帷幄三者俱不啟釁也

圍棋

文選注意林並引桓譚新論云世有圍棋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夷堅志辛集云席天祐採用兵之法一寓於棋西京雜記云杜陵杜夫子弈棋天下第一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眞欺人之辭宋史潘慎修傳云作碁說以進太宗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從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太宗覽而稱善可云上下相蒙也雲仙雜記引止戈集云人能盡數天星乃徧知棋勢蓋以縱橫三百六十一子附之天道古棋局止十七道韋昭博奕論所謂枯棋三百選注引邯鄲讀書藝經云棋局縱

橫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百五十枚去天星遠矣夢溪筆談云棋必能算始精人能算至連書萬字五十二者始盡棋局之變此與天星之談無異明道雜志亦非之云世工棋者不辨菽麥而臨局用智特妙何也且謀算之算與算數之算不相涉又鶴林玉露云陸象山買棋局懸之二日忽悟曰此河圖局也遂讓第一手先著第一手疑之象山笑而去此言尤出情理之外河圖乃八卦與棋無涉宋河圖二一是九圈一是一十圈尤與棋無涉以上四說惟愚者信之耳西陽雜俎云僧一行未嘗知棋於燕公席上觀一局便與國手對子曰棋止爭先耳偏智所得理誠有之抱朴子自序云洪不圍棋携蒲見人博弈了不觀之夢溪筆談墨客揮犀並云林逋言世閒萬事無不可爲惟不能擔糞與著棋又子瞻言生平有三不如人謂著棋

喫酒唱曲張端義貴耳集云劉季高侍郎嘗言不曾爲小人事
下棋時未能不爲小人也棋客遇此四君者則窘矣不必言韋
昭陶侃也

行未嘗微地公燕公淑士贈一品封與國手博于曰博士半光
斗國水與物無心也社也論世應情信之非西也非也云爾
世論其之不問也八天利與共無也米和國二十志也國一
所圖也也氣氣氣一平也與家之氣也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莫不厭也又論林士需云與家之氣也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期者不與也而與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故盡得氣之變也與天皇之精也與世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矣也與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癸巳存稿卷十二

古黜俞正燮理初

術士

左傳成公十年晉景公夢大厲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

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六月

今四月

公欲麥使爲饋召桑田巫示

而殺之言及食新也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太平廣記定數載逸

史言萬年縣捕賊官李姓置鱠一客自言知人食料李問之客

言李不得食鱠將食京兆召李去庖人別留兩楪鱠李返就座

執筯而罵言未了亭子仰泥墮鱠雜糞埃不得食此二人者術

則驗矣殺與罵亦不免北史吳遵世傳云齊文襄出遊恐雨筮

之李業興曰有雨遵世曰無雨文襄曰不著罰杖十須臾雲散

二人各受賞罰明史方伎傳云周顛至馬當言水怪見損人多

太祖惡之投諸江師次湖口顛復來且乞食盛寅疏太子妃方械以待病旋愈賞賜甚厚皇甫仲和袁忠徹占未申閒寇從東南來日中不至成祖械二人不驗將誅死頃之寇至明日降始神其術蓋藝成而下君子慎之其他以隱形煉藥勢脅刑求真所謂下流矣世人易衣窮相士病家匿情試醫凡挾伎遊方庸劣無氣乃能爲也又多爲惡人所混入天聰五年奉

上諭凡巫覡星士妄言禍福蠱惑婦女誘取財物者殺無赦

賦曰滿

管子霸言篇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人眾而不理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何以謂之滿法法云矜者滿也滿者虛也

齊租

管子幼官云三會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此節白圭二十取一

之說漢高祖十五取一至景帝二年令郡國田租三十而稅一
光武紀建武六年詔郡國收田租三十稅一則百取五之法不
可非矣孟子不爲管仲謂之大貉小貉幼官又云市租百取二
關稅百取一商稅輕於農者蓋欲傾諸侯之客霸形云使稅者
百一鍾

老子名可名義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二語道名與他語道名
異此云道者言詞也名者文字也文子道原云書者言之所生
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精誠云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
金石皆其麤也上義云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
得其所以言故名可名非常名也上禮云先王之法度有變易
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淮南本經訓云至人鉗口寢說天下莫

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羸也晚世學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繆稱訓云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其至者也道應訓云桓公讀書堂上輪人曰獨其糟粕也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皆以老子道爲言詞名爲文字周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日字大行人諭書名注云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論語必也正名乎義疏引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古謂文字爲名北朝人猶守此義屢見於魏書

道德經

史記言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不言上經爲道下經爲德今老子河上公注本玉弼注本皆分道德經蓋

漢時已如此北齊書杜弼傳云弼表上老子注言竊惟道德二經詔答亦言朕有味二經董道藏書志云唐元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老子廟中此本未見冊府元龜云晉天福五年十一月賜張薦明號通元先生令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俾頒天下小學紺珠引東京記李昉宅有三經堂謂孝經道經德經也晁公武讀書志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之河上公本古本無有也晁所謂古本或卽王弼所受之本其德經所言亭之毒之河上公本亦無之又檢史記封禪書索隱云樂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此又一道經一本作戒經索隱又引白澤圖云宋無忌火精蓋丹中仙人文誤也

莊子司馬彪注集本跋

莊子史記言其著書十餘萬言其篇目有漁父盜跖胠篋畏累
虛亢桑子北齊書杜弼傳言弼注莊子惠施篇今莊子止三十
三篇據漢志道家者流莊子五十二篇則所闕者十九唐陸氏
經典釋文言司馬彪注本二十卷五十二篇是彪本莊子爲漢
志全本也釋文列唐以前本大約已富釋藏辨正論云劉宋時
陸靜修道藏書目莊子十七卷莊周所出葛洪修撰是晉時佳
本爲釋文所未見然亦不及彪本全文選謝靈運入華子岡
詩江文通擬許詢詩陶淵明歸去來辭任彥昇齊竟陵王行狀
注並引淮南王莊子畧要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
而獨往者也又並引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則彪本
五十二篇中有淮南王畧要或漢志五十二篇爲淮南本入祕

書讎校者今知所闕十九篇目畏累虛惠施淮南王畧要而已
墨子羊鮒解不墨子蓋言以自詒其困
墨子節用上衣服冬加溫夏加清者羊鮒不加者去之宮室加
固者羊鮒不加者去之五兵加輕利堅難折者羊鮒不加者去
之舟車加輕利者羊鮒不加者去之畢校注云羊鮒二字疑一
鮮字今案羊乃善脫鮒乃組誤墨子言衣服宮室五兵舟車國
家不能省之物有歲增歲修經費惟可加好者善修補組與歲
增者同用若不能加好者則去之徒費歲修無益也此節用之
道也

墨子兼愛

孟子載夷之說云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因以兼愛爲
無父管子版法云兼愛不遺是謂君心莊子天道引孔子云中

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已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儒效篇云畧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是俗儒也法後王壹制度尊賢畏法是雅儒也法先王統禮義壹制度張法而度之若合符節是大儒也合觀數文知荀子所謂後王卽本朝先王卽本朝開國之君儒者之道蓋如此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而後儒反守周禮不知變革夫爲下而倍裁必及其身君臣之義不得變革者也而後儒革之鄭康成所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舍已之君而君周人之君其心術不正矣儒效篇云道過三代謂之蕩以逾於本朝之所監也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以居下

倍上是邪說也不雅者不正也

說占相

荀子大畧篇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按善爲詩者三言與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均係古志之語意各有指不說不占不相者言藝成而下道成而上德盛爵尊不爲他人說占相也荀子連綴之謂是心一致有宋人劉子翬才士口易賢人玩易聖人忘易之鄙論人人自以爲聖而易竟忘矣且就荀解則不相是不須人相義不可通事不可行故知其義非也

荀子引諺

韓非姦劫弑臣篇云諺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古無虛

諺不可不察也此荀子語韓非顯學云有孫氏之儒則韓非得見荀卿書無虛諺卽管子君臣上篇所謂雖有湯武之聖復合於市人之言而宋劉辰翁批國策孫語云此韓非語孫不應用之矣也姚寬姚宏題國策亦摘此爲韓嬰語二姚學富下語曾不致思

讒極

列子力命篇讒極釋文引字林云極吃也方言云讒吃極急也則讒極皆口吃極有急義史記云周昌爲人吃又盛怒蓋吃者語必多又性欲速語出蹇而亟故曰讒極左傳云公孫之亟也注云言其性急不能受屈亦作蹇吃諸病源候云陰陽之氣不和府藏之氣不足而生蹇吃又心氣通舌脾氣通口脾脈連舌本邪乘藏而搏氣言發氣動邪隨于正脈否氣壅亦令蹇吃此

則可治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言不通利謂之饕吃

呂梁

列子黃帝篇記孔子觀呂梁事說符篇云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河梁而觀焉實是一事莊子達生篇河梁卽孔子所觀釋文引司馬彪云河水有石絕處也今西河離石西有此懸絕世謂之黃梁呂氏春秋愛類篇呂梁未發高誘云在彭城呂縣大石在水中禹發而通之淮南本經訓呂梁未發注亦云在彭城按四書所說是兩呂梁莊列之文合在彭城呂氏淮南呂梁確在離石古注乃互錯水經注於泗水引孔子事河水引呂文及司馬說眞爲通矣莊子釋文云北人名水皆曰河則泗得有河名漢書溝洫志云禹醜二渠後三代時自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衛陳蔡曹鄭與濟汝淮泗會於楚泗梁正得名河梁宋

劉奉世校漢書以爲誤矣或謂泗呂梁始於唐讀史方輿紀
要言晉宋已有之語俱不審

燕丹子金樓子

水經注函谷關云燕丹孟嘗亦義動雞鳴於其下燕丹子云秦
王不聽丹歸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
頭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
爲不發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爲雞鳴眾雞皆鳴遂得逃歸烏頭
白見風俗通論衡古人正名之曰燕丹太子蓋小說家之一種
後人乃題之曰燕丹子近燕丹子自永樂大典中錄出金樓子
近亦自永樂大典中錄出元章祖程注宋景熙白石樵唱次翁
秀峯詩引金樓子黃嬾書睡也有人讀書把卷卽睡因呼黃卷
爲黃嬾謂怡神養性如乳媪今其語在金樓子卷六雜記上知

其書元時尙傳於民間也

戰國學術

孟子云有爲神農之言者農家也楚策云治列子御寇之言道家也史記云騶衍推五德終始陰陽五行家也其時爲縱橫之學者藝文志爲一家近言地理形勢之學也韓非子八蠹云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藏孫吳之法者家有之亦干祿之學也其專以學名者則三墨八儒韓非子顯學云自墨子之死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自孔子之卒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子張或曰朱張漆雕氏者漆雕馮也顯學云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墨子非儒云漆雕形殘與顯學言合也孔

叢詰墨爲漆雕開辨則王肅皇甫謐之徒謂是漆雕開矣孫氏者卽荀卿史記云在戰國時最爲老師不目游曲禮意氣難

刃之書易緯是類謀後

百樂五九之謂千說更曰未遇齋彌刃

是類謀注題鄭康成而語不見淵源書云類萌樞提紀時提紀時者攝提輔斗建明時也云機衡維持經持錯序七九通符七九兼言斗七星九星也史記索隱引春秋元命包云攝提之爲言提攜也言能提斗攜角以接於下也攝提紀時非謂歲星也又引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璇機此云機衡維持言斗明矣索隱引徐整長曆云北斗七星開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陶宏景冥通記云常以二十七日月生日二日伺之其形異餘者爾故言斗者或言七星或言九星此並言七九兼見不見言之知是言斗者下云天以變化

地以紀州斗分主九野與九州也下又云變動七九斗衡謀是此書大旨注專言爻象偏矣其法斗兼房能爲用故云考房斗能房者黃道赤道之交房四星日月五星之所出入開元占經乾象通鑑並引京房對災異云天有三門房星其準也此云昴街門亦日月五緯道也云鉤鈴房宿鉤鈴二星也斗者卽北斗此書云攝提招紀格攝提謂夾角六星招謂招搖也能者三台也此書云握天能持斗輔開元占經引元命包云魁下六星兩兩而居曰三能能承斗魁而運輔者斗第六星旁一星皆從斗也云乾坤合斗七以分治專言七者就所見不得改說爲十云必提起天下扶其義在乾鑿度鄭彼注引元命包精出於天提日而西北之也當從彼注此書孔子云運之以斗稅之以昴昴與房義同也云五七布舒五則街門五侯房昴之義也七則七

以分治斗兼能也是考房斗能以知其謀也註謂五七三十五人非書所言河出錄圖洛授變書之意既爲尋其條理書其後焉丁卯二月旣望

識書

識釋名云織也義織微謂比附瑣雜說文云驗也謂記其已驗之事識亦圖錄淮南說山訓云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識書著之史記賈生列傳云發書占之識言其度漢書敘傳云儀遺識以臆對則識所列至廣史記趙世家云秦識於是出矣蓋得周東遷所遺書淮南人閒訓及史俱云秦皇挾圖籙見其傳曰亾秦者胡也王莽亦見漢當中絕之識其後人又附益桓譚云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知識記固有未增益之本張衡云九宮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則

識有五行九宮陰陽術數之學

漢皋珠證

漢游女韓詩本以爲漢神文選七啟注韓詩漢有游女辭君曰
游女謂漢神蓋采之外傳韓詩外傳云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
漢皋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交甫請其佩二女
解佩與之文選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江賦感交甫之
喪佩注皆引之襄陽耆舊傳亦言襄陽西九里有方山父老傳
云交甫所見玉女遊處此山之下曲隈是也方山依元和郡縣
志正與南陽鄧縣分界下有解佩渚宣室志言馮翊嚴生於峴
山得彈丸黑珠太平寰宇記言漢陽羊雍伯遇人以石子遺之
羊種之於今玉田得白璧五雙以此言之襄水神女佩珠如雞
卵大蓋襄漢俗且漢水石多如此南都賦中黃鼓玉注博物志

云欲得好穀玉以合漿於襄鄉縣舊穴中鑿取大者如魁斗小者如雞子是古玉多取於山水穴而珠但取形圓潔實卽漢石由周漢晉至宋時猶盛行范仲淹百花洲圖詩綵絲穿石節自注云襄鄧閒舊俗正月二十一日士女游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綵絲穿之帶以爲祥葛勝仲驀山溪詞云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摸石俯清波競追隨新年樂事杜綰雲林石譜云襄州江中多出穿心石中有小竅土人春時競水中摸之以卜子息頃有年家弟守官獲一青石大如鵝卵白脈似粉書竹字兩行觀三宋人文可知古佩矣史記言韓詩內外傳數萬言淮南賁生受之宜知漢北事也

補天

淮南子覽冥訓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

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注云女媧陰
帝佐處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師說如此鼇大
龜也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楚詞鼇戴山抃其何以安之是也按
宋書天文志引鄭注尙書璇璣玉衡云以玉爲渾儀貴天象也
其云渾儀蓋儀器橈足也義推之非有奇異論衡云天非玉
以立四極者儀器橈足也以義推之非有奇異論衡云天非玉
石之質女媧長不及天豈得補之其辨亦拙矣列子湯問篇革
言張湛注云陰陽失度三辰盈縮卽是天不足女媧鍊五常之
精以調和陰陽晷度順序卽是補之然列子言天不足西北非
廣言三辰盈縮西北爲蓋天天門又以鼇足立四極故可定爲
儀器張湛向壁之義不足算也鄭康成以緯說經絕不牽引漢
人渾說安得謂堯有渾儀知是宋書改竄矣

高誘注

呂氏春秋首時篇云鄭子陽之難獬狗潰之又云當其時狗猶可以爲人唱注云子陽好行嚴猛人家有獬狗者誅之人畏誅皆逐獬狗也其注甚怪按觀世篇云其卒人果作難殺子陽注云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因國人有逐獬狗之亂而殺子陽適威篇云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因獬狗而殺子陽極也注與觀世同又淮南繆稱訓子陽以猛劫注云尙刑而劫死汎論訓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獬狗之驚而殺子陽注云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獬狗亂擾舍人因之殺子陽二書皆高誘注何以首時獨爲異說日知錄亦有淮南子注一條云詮言訓羿死於桃棊注云棊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自是

以來鬼畏桃也

自是以來鬼畏桃也八字是真說山訓羿死鼠璞引又中立仿藏本亦有之

說山訓羿死

於桃部注云桃部地名一人註書前後自異如此誘以楛爲杖部爲地蓋望文爲訓惟桃楛下云子路死於衛則有地義桃部下云慶忌死劔鋒則有杖義蓋文義相反矣誘之失在疏畧又注呂氏多妄希其金呂氏適威言顏闔見莊公論馬與莊子達生文同莊子釋文李曰魯莊或曰衛莊按莊子讓王篇呂氏貴生篇並云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使以幣先焉莊子釋文李曰魯哀公又莊子列禦寇篇有魯哀公問於顏闔人閒世篇言顏闔傅衛靈公太子則適威之莊公定是衛莊得見魯哀公又荀子哀公篇顏闔與定公言亦及魯定時莊子達生之李頤注爲誤而誘以魯莊顏闔不同時思載其金不悟呂氏並未言魯莊何由取金明方孝孺以魯莊與顏闔論馬爲呂氏病日知錄又

有傳記不考世代一條亦襲之豈非高誘利令智昏之所致耶

急就章蒙求

急就篇乾隆年間提要稱其自始至終無一複字文詞奧雅亦非蒙求諸書可比案急就奇觚與眾異則有晏奇能異等倫各異工羅列諸物名姓字則有列侯諸將軍諸物盡訖遠取財物姓名訖請言物名顯殊絕分別部居不雜廁則有別故新所不侵不足憐不直錢囊韋不借不肯謹慎莫不滋榮無不容盛蝗災不起共雜診庠廁清溷用日約少誠快意則有冬日藏裏約纏少府勉力務之必有喜則有魯賀喜請道其章則有請言物顏文章止開章六句已多重字又蠡升參升半卮俎則當句中複字蒙求提要云其注顏叔秉燭言事出毛公詩傳今詩傳實無其文案其傳今具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下

案蠡升本作蠡

佛教格言

南史褚裕之傳云進藥晉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檢晉書恭帝紀亦言帝深信浮屠道宋書彭城王義康傳云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得復人身便隨宜見處分乃以被掩殺之法顯佛國記云王舍舊城外有比芻欲自殺復念世尊制戒不得自殺又有法炬譯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所說之事近見楊式傳果報聞見錄載康熙七年五月鎮江張大事語亦相近其言大有利益惜世之刊善書者不知采此宋朱弁曲洧舊聞云太祖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踰時不能下旣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一卷見婦人斷首在道死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

然爲返命收其兒置乳媪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
巷葉夢得避暑錄話云避賊者以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恐啼
聲爲賊所覺則棄之道旁有教之爲綿毬隨兒口大小爲之置
口中使滿口而不悶氣置甘草末漬水毯中兒有所咀吮不作
聲又綿軟不傷口或鏤板印貼通衢靖康建炎中全活嬰兒甚
多今案自殺不得復人身此佛語亦當鏤板印貼通衢者

佛故先典

隋譯佛本行集經王使往還品云佛言故先典中有如是語棘
針頭尖是誰磨造鳥獸色雜是誰畫之此與乾鑿度所引經素
問所引冊公羊莊七年傳所引不修春秋皆好古者之前編莊
子言老子謂孔子曰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染而黑老子化胡
卽以教佛至西漢末釋迦文佛生改黃教爲紅教卽以此爲故

先典晉宋僧徒不知佛派乃牽引老子釋迦文佛言之強使釋
迦文生於周世是誣罔也唐譯楞嚴經卷十云佛言天魔計度
烏從來黑鵠從來白白非洗成黑非染造從八萬劫無復改移
本來不見菩提云何更有成菩提事則故先典又爲天魔語蓋
釋迦文佛目其國舊書爲魔言也舊黃教言人有善有不善釋
迦文佛言人皆善皆有成菩提得道事在能苦行耳此紅教義
諦不同者

洛陽伽藍記

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又譯諸經天竺流支寫以胡書傳
之西域謂之東方聖人文在伽藍記卷四而卷二崇眞寺惠凝
親見闍羅王責最以講經者心懷彼我以智凌物付司卽有青
衣十人送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胡太后聞之京師

癸巳存稿 卷十二 十四
比邱悉皆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最實聰慧高僧卽有凌物然
以視噉肉營酒毆罵淫穢以爲聖賢菩薩地位者最不宜受業
報也蓋僧家是非淆亂不可思議至惠凝所說造作經像正欲
得他人財物及劫奪民財假作佛寺俱付司入黑門此閻羅王
所判則灼然是非之心矣

佛識

佛書有修多羅識吳支謙譯佛說梵摩喻經云摩納具觀祕識
知當有佛身相奇特故說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則西方亦
自有識言有佛則果有佛言身相奇特則果奇特所謂識書立
言於前有徵於後也今畧具二事梵摩喻經云一孔一毛生毛
紺青色右旋盤屈頂有肉髻光明焯焯過日絕月其所謂一孔
一毛以髮言之史記條支傳正義引浮屠經云身色黃髮如青

絲乳有青毛爪赤如銅是也其言肉髻禪祕要法經云諦觀佛頂肉髻髮紺青色一髮舒長一丈三尺放之右旋有琉璃光佛本行集經迦葉三兄弟品云世尊化作苦行之身頭上結髮螺髻爲冠文殊師利問經云凡人髮長二指當剃此僧法也佛髮雖剃蓋猶有自然肉髻辨正論十喻篇云外八異者釋迦頭生螺法此西域佛陀之相朝野僉載云鼎師言如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是未知肉髻致此誤也觀佛三昧經云如來頭上有八萬四千毛乳母大愛道以尺量之長一丈三尺五寸納妃時復量一丈三尺五寸出家時天神奉去一丈三尺五寸三昧經一丈三尺五寸其文甚明與禪祕要法經一丈三尺已差五寸而梁書扶南傳云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高祖按佛三昧經佛髮一丈二尺疑梁武自改經文以應時

物三昧經言諸天見佛白毫端直正長一丈四尺五寸則佛髮不當一丈二尺也其一爲梵摩喻經云鹿膊腸佛說義足經偈云真人鹿膊腸少食滅邪貪二經皆支謙譯言腹中腸如鹿膊腸也按般若經云如來雙膺漸次纖圓如鹿王膺是爲第八相禪祕要法經云如鹿之膊膺華嚴經如來十月相海品云如伊尼延鹿王膺佛本行集經相師占看品云八者太子膺如鹿王齊僧佑釋迦譜云八者腳膺纖相好如伊尼延鹿王本行經剃髮染衣品云摩訶波闍波提哭言我子膺膺猶如鹿王今汝如何行涉佛說寶女經云如來之膝平正無節膊腸如鹿是諸經皆言足腓腸其義足經混於腸中食少者由中國字遞誤若梵本則胃腸腓腸語各有的不當相混疑支謙誤說又本行經魔怖菩薩品云魔言兩脛正等形纖而膊如鹿王圓魔女自言如

此此西方以足腓纖圓似鹿爲貴之證其言腸小食少義孤且非相師所能見也

其時日宿曜經

戊辰秋得明藏優字函唐不空譯文殊師利菩薩及諸仙所說吉凶時日善惡宿曜經二冊向以摩竭宮不知其格不能通爲推排又以回回俗忌緒傳說無足信疑以室宿及斗星故今檢此經知三九祕要及十二宮又算起春分與開元占經載九執法合其目亦見唐書藝文志麻算類中誠佳書矣乾隆五年六月十五日增修時憲算書館奏稱舊載太白遊方考其根源出西域時日吉凶善惡宿曜經徧查釋藏並無此經不知其出何印度云云其時必係片查而僧官妄行呈復張文敏在館不足以發其祕也康熙五十二年李文貞訂正星算考原於二十八

宿配日詳引此經文貞蓋留心檢閱者五里真書風氣二十

甲寅寶雨經

初心淵其意而曾言吳晉呈身顯文煇登前不

明藏此字號佛說寶雨經十卷中言佛授月光天子長壽天女
說當於支那國作女主尋此經爲唐達摩流支譯語甚怪異檢
身字函中有佛說寶雲經七卷爲梁扶南沙門曼陀羅仙僧伽
婆羅譯者寶雨文義俱出其中獨無支那女主之說則寶雨文
僞武則天御造華嚴經序云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說金仙降旨
大雲之偈先彰玉展披祥寶雨之文後及河內有周大足元年
賈膺福大雲寺皇帝聖祚之碑云隆周鼎革如來授記大雲發
其遐慶寶雨兆其殊禎推檢舊唐書則天皇后紀云載初元年
七月有沙門十人僞撰大雲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
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外戚傳辭懷義傳

云懷義與法明等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
浮提主唐世合微則天革命僞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
合昇高座講說長安志則言法明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唐會
要則云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
寺一所涼州舊有大雲寺唐景雲二年劉秀功德碑則天大聖
皇妃臨朝之日制諸州各置大雲而改此大雲寺爲天賜庵天
賜言天授也天授元卽載初元七月得大雲卽改九月以後爲
周天授元年所謂天授者授大雲也張仁愿傳云侍御史郭宏
霸稱則天爲彌勒佛身是本大雲今不見大雲蓋以寺各一本
高座講說爛敗而寶雨依華嚴序則爲天授後所造以未講說
得留淨本流傳也又金史石琚傳云世宗時大名僧智究言蓮
花經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地遂以謀反佛何由知有魏地是

亦大名人所造唐末有彌勒會祇人則天遣教也

衛公問答

衛公問答語極審詳真大將言也宋熙寧中詔樞密院校正其書其文又多采之通典故其書可用但不得謂衛公自著耳太宗謂太子不能控御李勣靖曰爲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無損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又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又曰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使衛公自著有此事乎

州名急就章

宋歐陽修州名急就章孤音無比者一駢音二字相比者四三字相比者四四字相比者七五字相比者二六字相比者五七字相比者一八字相比者五九字相比者二十字三十一二字一

十四字二十六字二十四字一諱不舉者二同音異字二字者二十三字者二美名如太平者八監與州著目四十六舉控三邊名十其文旣成又檢九域圖有高富瀧當四州未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依計軍監三百八十有六蓋元豐時制也宋地里書今存者太平寰宇記元豐九域志輿地廣記其他則一州之方志耳九域志於元豐八年刪定州三百四十二急就蓋少二州軍監三十一亦不合蓋遼夏地不屬者亦編入惟同音異字四十六州兒童習之則聞名思辨不以袁爲原繡爲秀庶無坊州杜若之誤耳

論書

朱子中庸序云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其言是也孟子集注引程子曰中不可執也其言亦是也論語云堯曰允執厥中孟

子曰湯執中皆見四書中合之爲四書注一部則非矣王應麟論孝經云卿大夫之孝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先蓋服不衷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齋明盛服都人士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其言是也其論儒行云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則不對問儒服則不知其言亦是也合之爲困學紀聞一部則非矣故古人注書不論書論書則多言多敗也

野獲編目錄書後

明吳興沈德符字景倩著向覓其書甚難今得刊印本景倩故家多諳掌故文筆條達在弇州上明代佳書也惟云宣德八年

會試錄鍾復江西人鄉試百九名楊玉河南人鄉試百二十七名以爲其名次額數不可曉今案此是國子監錄送順天鄉試也又云天順元年登科錄許起兒越爲奎文閣典籍以爲徧考列朝無此官蓋舊官不傳今案此曲阜孔廟官由衍聖公咨部補充者也又云文皇至塞外南望北斗近商於占城呂宋者言躔度方向與中華無別豈驗於北而不驗於南此則商賈譎言不足亂聽至里差一定之理景情亦未思耳

書河南府施志後

右志於乾隆五十年後奉畢撫部檄修撫部又薦名士入局宜盡善矣乃其例云前志多抄賦役全書展卷目迷况良法隨時更定亦無事重衍云云人讀書有分量本難苛求而空談古人格調者比戶皆是遂謂此乃施君妙論今案唐大厯中以租庸

調爲兩稅貞元中陸贄請均財賦奏云供軍進奉之類大厯旣收入兩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雲麓漫鈔云唐定二稅諸色科斂已在其閒後唐天成三年七月十三日敕自今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是再增酒麴錢又置酒坊戶又立戶酒法貽害良農宋史蘇軾傳上神宗書云今於兩稅之外別取庸錢唐大厯時定租庸調爲兩稅則租調與庸兩稅旣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吾郡休甯程大昌續演繁露云唐兩稅行不久遂令折價輸錢歙州港洪狹小量納州用米數本色外餘計米價準絹價令輸以代納苗其起發苗絹卽是計米輸絹也是唐宋時盛行古文格調刪除迷目之文不事重衍致賦役重出惟一二讀書之士能知而言之宋歐陽修程琳碑朱弁曲洧舊聞趙善賸自警編財賦並云琳字天球爲三司使日議

者患民稅多名欲除其名而合爲一琳曰此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不知已併復廢采舊名而別征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議者不能奪曲洎舊聞云至蔡京行方田之法乃盡併稅目京蓋一時自命爲通品者元平南宋併其征稅食貨志云至元二十八年中書省言宋江南征徭名七十餘今盡輸之初下湖廣時罷夏稅改科門攤大德二年併徵夏稅門攤後又併其名曰夏稅明史言國初有里甲均徭雜汎三等嘉靖時行一條鞭法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然諸役名罷實存有司追征如故夫稅目因時不得不併當詳列沿革使儒生胥吏共知我朝上下忙收地丁及漕米輸兌康熙雍正年閒有大沿革非草野及書吏所盡曉者安溪李光坡皋文編有答邑侯書云通計丁額折銀勻田畝之內萬一行之旣久大農方牧忘併丁於糧

之制謂未有丁折而復丁折之條則萬世之害實由於此光坡
爲文貞兄弟故能有此遠慮伏讀雍正五年
上諭云地丁漕項蘆課雜稅之外又有名爲雜辦者賦役全書
止編應解之數未開載出辦原由亦未編定如何徵收則例以
致富民受缺額徵收之累大哉聖人之言已早計及之蓋所裁
者所併者皆當詳記之康熙年間不加丁之
諭雍正年間併地丁之制皆所謂道也載道之文載此而已古
文格調知此而已烏得以字少無道之文而謂之古文格調者
自單行古文說興惟韓愈歐陽修曾鞏咨於故實而又不失格
調他或不顧也吾夥方修志檢此書詳書其後以告志局諸君
子之不空談古文格調者嘉慶十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五禮通考所采漢以後事皆是惟周時書籍廣搜魏晉以後議
論附於後本康莊也而荆棘榛莠之可謂宋元人平話經義與
帖括經義日課陋稿令人憎惡不可謂之禮書也據魏晉以後
禮制多本王肅皇甫謐其說不可不采然宜附所引史志後不
宜附經後引經止存漢傳注本義魏晉以後野文皆削之宋元
人平話帖括兩體文尤不當載而制度則案年次之通考之體
應如此此書體例非也其體國經野無厯代田畝步弓尺度亦
是漏畧或謂不須錄此則又何須錄禹貢錐指乎嘉慶戊午九
月

全三古至隋文目錄不全本識語

此嘉慶乙亥以前全三古周秦八代文目錄也實陽湖孫淵如
觀察之力時欵鮑氏欲爲刊於揚州而不果此所收者史記至

隋書及史注及文選古文苑文紀百三家集及世說注意林北
堂書鈔菽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及開元占經兩高僧傳兩
宏明集雲笈七籤及金石萃編歸安嚴鐵橋廣文同人籤寫裁
帖成之丙子及戊寅兩晤鐵橋於上元皇甫巷相與檢文及目
因言文已大備然文選顏延年侍宴曲阿後湖詩注七命注俱
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有大翼艘中翼艘小翼艘廣
長丈尺之文應補入周伍子胥文又多引莊子爲今書所無應
彙尋莊子逸語補入周莊周文太平廣記載異文記任升之藏
鍾山壙銘見唐書儒學郭欽悅傳言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
己巳任昉得銘爲東漢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葬閱五百十
二年六千三百十二月十八萬六千四百二十日而墮其文奇
譎似左傳絳老人應補入東漢闕名文抱朴子有內外篇成書

此例不收其自序則收之文選江文通諡建平王上書注引抱朴子軍術有大將軍用九宮三五之法文及篇目皆本書所無應補入晉葛洪文同人以爲然丙子後鐵橋復搜校古書及金石稗官其文真實可據者乃能補至十分之一又皆記其文所從得者於目錄下可云寶書矣又爲作者撰小傳冠於其文之首道光甲午春夏閒兩次見其本於嚴州鐵橋官舍歎服其用心日照許印林司馬出所攜金石打本彼此相勘或改補一兩字相視大樂又得見鐵橋說文翼十五卷時商所以使書得傳者展轉告人而未得其方已亥春於江陰李耆山長處見此目錄爲乙亥以前目又無三古及秦目然卽此本所類聚能得其時朝制大典章山川形勢沿革風俗及古人衣物舟車飲食好惡之眞已可爲有用之書矣倫乙亥時鮑氏以淮巖餘力刊

之漢及隋文亦止於此因錄存此既可自成一書他日挾此過
湖州城東驥村謁鐵橋乞其書以補此目尤易爲力此目經數
寫如漢中山靖王聞樂對人人能誦者當時實已入編而此目
遺漏如此類俟他日從鐵橋目補此時多留淨紙以爲他日快
意縱筆地也已亥二月十三日

頤正堂文序

句容王喬年與正燮同歲少相好也喬年字崧鶴卒於嘉慶戊
午十一月年二十四頤正堂者其所居也正燮錄其詩四十二
首論一首駢體文十四首爲一卷正燮嘗讀唐趙璘因話錄言
李賀歌詩多屬意花蝶閒竟不能遠大三復斯言而歎吾友之
不達或由此歟史記屈原列傳云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屈原賦
屢言芳草更及美人而陶潛高風亮節梁昭明太子序其集謂

閑情賦可以不作好綺語者或引宋璟梅花賦爲比此未知稱物芳之義而自生疑忌也然則趙璘之評亦所謂事後易爲論者耳文賦云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文心雕龍云秦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知文貴膏潤而談者或尙峻潔謂哀文豔藻人多顛顛則又不然古之顯達多有文采辨命之論談蓋偶中溫李不達非豔藻之過何者溫則麗矣李生骨重神寒頗類子山至於緣情之作不能無自道李鄴侯外傳云張九齡戒之曰但當爲詩賞風景詠古賢勿揚自己泌泣謝之張公知其有成唐摭言云吳融覽盧延讓文曰此無他貴語不尋常耳四六自敘多哀上浮動語不尋常亦難峻潔彼賈誼之文息夫躬之辭最云峻潔竟無豐福下至樊宗師劉又盧仝不好尋常語乃呪罵天地無足說焉古作者賞論文字專重謀篇南史齊長沙王

傳云高祖謂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尙
顏延之抑其次也今檢潘陸與謝均非壽考吳處厚青箱雜記
云小說載盧樵貌陋以文章干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曰
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

見孫光憲

北夢瑣言使其言必信潘陸又何說焉詩小雅國風其言蓋亦花草

蜂蝶中多名臣司馬相如揚雄文宏深整肅其爵位亦不爲漢
廷達者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文筆觀人抑其末也曷足
信哉崧鶴善言辭申明奧理超邁曉鬯嘗稱王文簡不和人韻
而七言古詩亦不轉韻如此正是檢韻作詩何必不和韻談龍
錄云恐七古轉韻從此遂亾其論甚正又言古人長篇以轉韻
分段近詞人昧之又嘗及論語無所取材集解一說材哉通此
是正義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都其富哉任其戎家語弟子行

解作其都以富材任治戎家語雖妄材哉之通漢人有所承也
又言飛走天也陽氣隨人故山深四月始聞鶯聲生植地也陰
氣喜靜故十月先開嶺上梅又言陶潛讀書不求甚解其詩云
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世人或不飲而冒醉名嘗歎爲名言
聊記舊談洋洋盈耳今覽其文詞語秀潤音節清婉善徵引有
首尾至於薔薇晚枝將離謔語風懷不減亦在此編於古人所
談得失半焉而獨蒙其不吉豈非孔子所謂命耶正夔少時嘗
與崧鶴作陰律疑裁書滿屋朱墨爛然崧鶴之力爲多精神周
到可云健者北夢瑣言謂李泳子年十四握管草詞指揮天曹
地府陰騭之事落紙如飛後乃不吉於今幾年復天斯人此卷
隸事多未能詳校嘗讀吳淵穎集旨趣闕達而解職方頗失開
方之法宋文憲爲集之亦未能校正况余淺識其所不知亦仍

舊貫此尤有愧於逝者矣時嘉慶己未三月三日

成君瓘蒭園日札序

正變識蒭園先生在嘉慶壬戌冬明年癸亥與徧游山東出同車入同硯席至樂也正變學力疏散又飢驅失業視古書不能通者卽置之不復思偶有疑惟蒭園是質蒭園讀書能爲深沈之思刺取經傳沈逸與王深甯例同而加詳備各有一冊於尙書功最深閻伯詩說古文醱疵相半釐而訂之證以古簡創獲甚多胡拙明禹貢錐指已正濟水在華不注山下大清河之誤蒭園又詳考濟陽古崔氏城之水往東北者亦非古潔渠因以得水經注東朝陽城以下地陟又考泲水枯渠及考老黃河自齊河至德州得舊渠四符於史籍遷移之蹟爲胡氏所未能詳以推禹貢大河精力過人遠矣以周髀算經首章之言御三角

本捷也著書者務繁其文因設圖製說餉治算學者然亦盡數
十紙不能簡也讀史輯紀表志傳事涉鄒平者綴爲一篇以其
繁重分爲上下猶各累數千言正燮讀之笑問曰此何文耶則
答曰非文也得漢建初尺度以累黍法求之不合與其第禮西
出巧思細累至百黍斷之爲一尺以數尺參錯其寸校之自定
一尺嘗於臨淄客舍乞得撮黍示正燮至章邱又擇得佳黍百
粒寄示且以互求法通得古今權量之數凡此叢雜皆載窮園
日札中意思贍雅真儒者文也窮園之名以承竹齋竹齋者先
生祖教授公齋名且以名其集者也窮園旣自愛不肯遽定其
業時時刪改正燮每觀其引書推校塗改畢卽相視而笑計其
年夏在惠民冬在曲阜兩人各有事晝至冥夜徹旦未嘗閒一
時不談也如吾兩人者殆亦強有力者歟甲子正月復會於歷

城屬爲作序今年二月會於京師四月先生將歸矣正變久於外不得歸不能讀書有所疑誰肯正告我者故於其歸也爲道日札之見在者以實前言且以記良會之難因自敕厲也乙丑四月十三日

陳掾

洞簫賦云密漠泊以獬掾注云獬掾相連延貌字書曰獬掾獸逃走也獬掾敕陳敕員切案史記貨殖列傳云楊平陽陳椽其閒得所欲注云經營馳逐也陳掾卽獬掾上云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索隱云陳蓋衍字因下陳掾文誤也

藐解脫文說

潘安仁寡婦賦序孤女藐焉始孩注云廣雅云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

三歲之間始孩笑可提抱者惠氏棟左傳補注引文選注呂誥
字林藐小兒笑也解以是藐諸孤謂顧注藐爲小義未當案藐
無笑義尋文選注語次當云字林曰小貌說文曰孩小兒笑也
所脫去者貌說文曰孩小計六字各本皆同

文選相沿誤字

文選十四卷顏延年赭白馬賦序國尙威容軍馱趨迅注云庾
中丞昭君詞曰連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澳朔障裂寒笳冰原嘶
代馱顏庾同時未詳所見意以馱字怪而顏庾當有本今案此
隋以前傳寫相沿兩誤字也顏賦是軍駟言副馬多字亦作馱
而誤爲馱庾詞是代馱玉篇廣韻並云馱鞵蕃中馬名字本作
馱而誤爲馱又賦序疇德瑞聖之符注云疇昔也今案疇通疇
解爲上天報享之報也二十八卷陸韓卿中山玉孺子妾歌安

陵泣前魚注云泣魚是龍陽非安陵疑陸誤也今案二十三卷阮嗣宗詠懷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顏延年沈約等注引安陵悲兕龍陽泣魚而於詩末注云安陵君所以悲魚也蓋悲下遺落者兕龍陽君所以泣計七字梁時陸韓卿得顏注本已如此顏注世所珍愛陸奉顏注爲典故顏注脫漏則由梁至唐俱不知增補也四十六卷任彥昇王文憲集序遷左僕射言昔策劭分司注云漢官儀營郤爲左僕射今以策劭爲營郤非也今案三十七卷劉越石勸進表段匹碑遣長史榮劭奉表越石表文人所誦珍又營榮與策俗體字近初誤營郤爲榮劭則以劉文繼又俗誤榮劭爲策劭此皆李注以前之誤或由作者或由傳寫者皆有情理可循求

陸士衡文賦序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注云他日觀之近謂委
曲盡文之妙理其說難通蓋本文係謂他日殆可曲盡其妙謂
字傳寫者倒之耳本文言賦之所陳知之非難而已之才力難
副存此妙旨冀他日曲爲驗之如沈休文言如日不然以俟來
哲也文賦云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
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
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注云曹子建應詔詩僕夫警策此
以文喻馬五臣注良曰猶以策擊馬得其警動其說亦難通策
卽文句警策卽指片言今文章揣摩家所謂提挈警句也謂之
警者居要能立謂之策者篇本編冊也文選傳毅舞賦僕夫正
策曹植應詔詩僕夫警策潘岳西征賦發闔鄉而警策合此四
策注文選者同之不知彼三策道塗僕御之馬鞭此云一篇之

策文策警句各不相涉此賦此段無取喻意忽出一馬鞭於文
爲不辭矣

元龍解

陸士龍爲顧彥先詩云棄置北辰星問此元龍煥注云北辰言
不移也元龍喻美女也星讚軒轅龍體主后妃此指西城總章
宮人而言龍色多元故取以喻注蓋迂曲不得詩意元龍卽北
辰以元爲北以龍爲辰古樂府多如此此詩爲顧彥先婦答彥
先也士衡有爲彥先贈婦詩云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則此
詩棄置北辰星卽答其贈語又反復申之言不當違棄北辰信
誓仰視北辰星煥然信誓不可棄置也

古詩十九首跋

辨正論內九箴篇引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

美酒被服絜與素寄語世上人道士慎莫作末二句實累語然此作字應則故切卽今之做字小雅薇亦作止巖亦暮止是作去聲後漢書廉范傳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古詩十九首中多東漢人語則作字二句固應有之文選刪之也

青玉案義

文選四愁詩青玉案注玉案君所憑依喻大臣禮記曰春服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按文苑英華百十六唐張餘慶賦以報之貞諒因物達心爲韻賦云況能坦蕩而爲物以俟憑依而寄傲語本憑依注實不工也大平廣記三百六十一乾闥子記梅權衡府試賦以油然易直子諒之心爲韻賦云犬蹲其旁鳴拂其上自言是食案時以爲笑

然亦本注楚漢春秋義也玉案之食卽玉梳軍中容有之

文選注引書字識語

江文通別賦注曹子建送應氏詩注孟子曰大之高參天入雲或是外書劉伯倫酒德頌注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是劉熙孟子本陳仲子井上之李爲槽食實劉謂齊人俗語名果之接萐陷文似槽處爲槽此李乃槽中被蝕之實不必如趙本鱗槽來食之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章句槽食實劉熙注曰槽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所引章句是趙本書題所引注亦今趙注其云劉熙曰乃趙岐曰之誤尋趙岐本劉熙本綦母邃本字多不同趙岐本墨子摩頂放踵江文通上書注引劉熙本作摩頂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槽

槽字蓋不足怪何平叔景福殿賦注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

在物上之稱也則未知是孟子何句謝希逸雪賦縱心皓然何
慮何營注引孟子浩然之氣按皓白也言白雪之白俱當作皓
班孟堅答賓戲孟軻養皓然之氣注引孟子又引項岱曰皓白
也如天之氣皓然也班固文亦當作浩與注引孟子皆後人改
之班固項岱謝莊李善所見孟子有作皓然者但未知爲何本
揚子雲甘泉賦注顏延年侍游蒜山詩注薛君韓詩章句曰騰
乘也汪君文臺以爲百川沸騰解潘安仁射雉賦青林注薛君
韓詩章句曰青靜也賦云涉青林必非清字之誤西征賦注薛
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窈靜也宋玉神女賦注韓詩曰嫋
悅也亦未知是詩何句蓋古書不可見矣任彥昇爲齊明帝讓
表注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
國體所引傳見莊二十四年與昭十五年所引注見昭十五年

今集解本無何休曰字按何休義見公羊僖七年注中云諸侯國體以大夫爲股肱以士民爲肌膚故以國體錄穀梁集解蓋本其義而稍易其文而署以何休曰李善所見集解本如此今本落何休曰三字不見作集解者攀援取誼之勤密矣此古書之所以可貴也丙戌七月二十五日通州舟中

文選自校本跋

自校本跋

文選見於史策者極多一一校存之備異同斟酌耳選家例有甄別增刪其本有視他本增多者西都賦視漢書多眾流之限汧流其西東都賦詩視漢書多嘉祥阜兮集皇都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視漢書多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東方朔答客難視漢書多傳曰天下無害災二十七字蓋昭明得他本增入者景福殿賦注引辭綜東京賦注曰高昌建成二觀

名也有注而賦文無此觀今所得後漢宮殿圖亦無此二觀則賦文昭明刪之九章涉江刪去亂曰以下五十三字鍾士季檄蜀文魏志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今文選亦無及也刪其詳擇九字任彥昇爲褚綦讓代兄襲封表注云此表與集詳畧不同疑是稿本詞多冗長奏彈劉整注云昭明刪此文太畧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是亦昭明刪之而李崇賢復補唐僧辨正論內九箴篇引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語世上人道士慎莫作文選古詩十九首無寄語十字亦昭明刪之其以意存者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書頌與書正文皆不見蓋古人僅傳其序引其增改字者據注則顏延年宋文皇后哀冊文依用宋文帝加八字陸佐公石闕銘依用梁武帝改十四字刻漏銘依用

梁武帝改一字沈約改二字然則文選不當以拘牽元稿評說是非也又唐本不必是梁本奏彈劉整明非梁時舊錄三簡栖頭陀寺碑石刻憑五衍之軾齊建武時文也昭明錄入文選以梁武名避改四衢之軾注當明了而今文及注語意相反則唐人傳寫者以其時不諱改文中四衢爲五衍而寫注者不知其意又以注中四衢五衍互換是唐本已再改易其中本爲昭明所移改者曹子建與吳質書注引別題言昭明移墨翟不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下與季重之書相應也朱浮與彭寵書注云後漢書載此書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義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畧矣錄有取舍選亦必有取舍校者詳其異同以見古人之趣非有彼此是非之見凡書皆然況其爲文辭選集本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子虛上林言上林雲夢所有甚眾

故刪取其要西漢錄賦已刪取如此舟中讀文選所記爛然於
眉上行閒四十日始畢非改文選也因跋之丙戌九月朔夏鎮
舟中

校文選李注識語

文選李注宋人刊刻今通行者二本一爲汲古閣仿宋本嘉慶
甲子見其正本於德州糧道署一爲鄱陽胡氏仿宋本二皆真
宋本也二本已多不同前見東坡志林言李注有本末極可喜
五臣至淺謝瞻張子房詩苛慝暴三殤言上殤中殤下殤五臣
乃引泰山側婦人事以父與夫爲殤真俚儒之荒陋者今汲古
閣及胡氏之宋本李注正引泰山側云云則北宋時蘇氏所見
之李注與此不同是宋本之別有三也又見西溪叢語言潘岳
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李善注云朱仲李未詳今汲古閣宋本

李注引荊州記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縹李代所希有胡氏宋本李注引仙人朱仲竊房陵好李則南宋時姚氏家傳之李注又與此不同是宋本之別有四也凡古人寫本刻本多岐出校者存其異同以俟采擇可耳且宋本亦未必佳石林燕語言有教官出題乾爲金坤亦爲金何也檢福建本易經果有坤爲金蓋脫釜上二點乃爲金也又秋試題井卦何以無彖檢福建本易經井卦果脫彖傳是亦真宋本也然則藏真宋本者可不詳校乎近人刻書喜仿舊本存其誤字而後載校勘語以爲古雅而舊本不誤之字仿本多轉寫致誤是未能仿舊而反誣舊本也自漢至唐校書者蓋不如此難與迂拘而囂訟者道也

王勃滕王閣序書後

王勃滕王閣序言都督閣公榮戟遙臨宇文新州檐帷暫駐孟

學士之詞宗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
逢盛饒文苑英華七百十八卷饒送序載此作秋日登淇府滕
王閣餞別序蓋乾封總章時宇文節往新州勃隨父福時往交
阯俱過淇州閣餞之閣上孟學士王將軍皆在坐其後上元二
年勃又往交阯渡海墮水年止二十八以舊唐書推之當如此
新唐書作年二十九又卽其年言作序序言童子何知則非作
於二十八九歲此序必依文苑英華書題以舊書傳證之其義
卽了勃父子自虢州雍州往交阯道淇都勃後又渡海者皆由
今廣東廉州海也新唐書言閣壻宿作序王定保摭言云閣宿
屬子壻孟學士爲之而江西通志謂閣壻爲吳子章又有神借
風送勃至之說因言勃十四歲獨行省父闌入宴中孟學士爲
晉孟嘉王將軍爲梁王僧辨於福時勃生平履歷及序文俱不

合序言南昌故郡唐摭言引亦如此英華作豫章故郡校云一作南昌是宋時兩本並行按唐武德五年析豫章縣置南昌縣八年復併入豫章貞元中改豫章縣爲南昌縣南唐時以洪州爲南昌府勃作序時爲洪州豫章縣止南昌故縣若南昌故郡勃豈能豫知之南昌縣志載有萬君文謂勃言南昌豫章故爲郡治也今按勃文止言洪都故是漢豫章郡地其諸書作南昌者後人以時制改之耳序言星分翼軫者越絕書云九江豫章翼軫也李_淳風乙己占云九江爲翼敷淺原爲軫語本無誤考古質疑云勃序不入文粹或以翼軫語然楚尾分野勃文自傳不藉文粹是不知英華文粹之體而無理取鬧也湛淵靜語云舊閣中勃序正位韓愈重修滕王閣記居劬江古心治隆興以愈記正位勃序居劬江自刻碑陰云勃文八代未變之作俳優

語也愈文直至於道是又一無理取鬧者韓記自言幸附三王後乃忽移之且韓記實無至道語王序誠俳優又何勞錄之嘉慶乙丑二月與程君式金夜語卽其舊集滕王閣序爲改其題又改南昌故郡爲豫章故郡程君喜屬記其語其時檢考古質疑湛淵靜語二書讀之其歎文章是非無定也

平淮西碑

唐書方鎮傳云韓愈平淮西碑多歸功裴度而李愬時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悟武臣意詔斲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羅隱石烈士文云石孝忠生韓魏閒熟視碑文作力推倒吏執之用枷尾拉殺一吏乃送孝忠闕下天子親問得本末遂赦之隸江陵軍驅使隱得之於江陵從事者又丁用晦芝田錄亦言老卒推倒之李

商隱韓碑詩云長繩百尺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而唐語林以爲碑未立無推倒碑事今檢嘉話錄云蔡州紫極宮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磨刻韓文是此碑石經再磨當時軍民之心實不以愈文爲然也宋時蘇軾作上青宮碑後軾貶出詔磨其文令蔡京別撰紹聖中有題臨江驛舍者曰晉公功業冠皇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無人知有段文昌以况蘇軾之事或曰張文潛作或曰江鄰幾作或曰卽軾所作然愈文實佳以頌唐帝而唐帝不受亦可已矣後人書萬本讀萬徧可也宋有陳珣者官淮蔡磨段文復刻韓文頌揚唐德強以相干又有建議欲誅石烈士者可謂不辨是非者也

韓昶

雲谷雜記云韓昶退之之子兒時卽以詩動孟郊郊集有喜符

郎詩有天縱之篇後登長慶四年進士第韋絢作劉賓客嘉話錄有改金根車爲金銀車之說李綽尙書故實因之絢爲執誼之子多詆退之不足信其說可謂忠厚然玉泉子云集賢校理韓昶除拾遺諫院不受其時自有公論昶所自作墓志銘云字有之小字符從張籍學詩樊宗師學文不能闡記書則昶學自空疏金銀塗改事或有之唐書宰相世系表韓氏愈子昶孫綰持之袞賢之皆進士袞爲狀元綰亦有名咸通四年蕭倣知貢舉與浙東鄭大夫書云韓綰卽文公之孫其時人心如此諫院不受昶必有故矣

詩文用字說

朱孫升談圃云歐陽修見蘇洵權書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於朝蘇因得官又清波雜志亦言見元祐一小說

記權書事與此同又哲宗書鄭谷雪詩亂飄僧舍茶煙濕爲輕
飄僧舍又澗水閒談錄云柳永醉蓬萊慢太液波翻仁宗讀之
曰何不言波澄遂不復進用此類甚多宋以後始見記載耳有
一書名西湖游幸云宋孝宗於斷橋酒樓屏風上見太學生臨
川俞國寶風入松詞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以爲儒酸
因爲改定重扶殘醉卽日命解褐而六一詩話則云魏野詩燒
葉鑪中無宿火讀書窗下有殘燈或嫌燒葉語貧寒改葉爲藥
不惟壞此一句併下句滅氣味矣此又辭義各有班部辭學指
南引朱文公云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着蓋考
辭就班之說也又詩文語忌如飄搖雲母舟自是范雲失於檢
核歐陽修頌聖文云德邁九皇或謂其賣韭黃生菜明福州訓
導林伯璟爲按察使作賀冬至表云儀則天下爲知府謝賜衣

物表云藻飾太平太祖以爲疑賊天下早失太平誅之此皆語
忌自諷詠卽得之時表當讀於殿上宜其及也至大著作當繙
譯者通人應知其意金學士張鈞爲熙宗草肆赦詔有顧茲寡
昧及眇予小子語譯者言孤獨無親不曉人事瞎子小孩兒熙
宗以劔勞鈞口而醢之又誥命用昆命元龜譯言明明說向大
烏龜又頒諭外夷用蠻觸之爭譯書處移取莊子轉譯之成笑
林亦執筆者之不敏也又命名不可不慎重莊綽雞肋編云趙
丞相引折彥質爲同列署名曰趙鼎折彥質是趙鼎折也此適
遭逢非意料所能及至云錢君唐休趙丞相薦之於朝高宗嫌
錢唐休名不用是則命名時未爲姓致思者老學庵筆記云祥
符中有布衣林虎上書眞宗以其名曰此人必尙怪罷遣之宣
和中又有林虎賜對徽宗於虎上加竹字書初無此字其人名

填篋之篋而書名止竹下虎不敢增尸也辭應旂宋元通鑑云
辛棄疾帥長沙索一卷啟名則趙鼎也怒擲之曰佐國元勳趙
忠簡也胡爲又一趙鼎此乃鄉里惡習皇明泳化類編云永樂
甲辰廷試進呈第一孫曰恭上以曰恭連之似暴乃以第二邢
寬爲第一然則命名不可不三思也宋史孫沔傳云許明者有
郭虔暉鷹圖明父禱水仙大王廟生明幼名大王兒沔捕按明
僭稱王刺配之而取其圖

姓氏省文爲辭學說

命元鼎命元鼎命元鼎

吳傳正詩話云李商隱詩玉桃偷得憐方朔方朔字人以爲病
若用臣朔字自佳按其言非是商隱有爲舉人上蕭侍郎啟云
毛傷榮彈鱗損任鉤榮彈者南齊垣榮祖善彈也割垣榮祖三
字取榮一字陸贄論奏裴延齡云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於

少正官取一少字乃辭章當行語又章如愚羣書考索云王勃
滕王閣序以楊得意爲楊意措詞荒謬此則章與吳同一陋也
揚雄法言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子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
雄明於辭章之理故割司馬相如四字取如一字詩賦遣辭安
句自有其例楊雄賦云乃命驃衛以驃騎將軍霍去病爲驃張
平子東京賦云呼韓來享以呼韓邪爲呼韓庾信銘云年銷張
辟謂張良之子辟彊止用一字古人文章孫宏方朔馬遷馬相
如松子楊意班婕葛亮劉牢或以就對偶或竟省舉陸機辨亾
論云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裴以武毅稱載晉書本傳
者如此而文選改作丁奉離裴以與施績范慎對至有以見在
之人亦用之者祖瑩爲元顥與魏莊帝書云朱榮爲福於卿爲
禍是以見在之人割其姓以爾朱榮爲朱榮是緣方朔葛亮離

裴之稱亦由葛亮本葛氏祖封諸城遂曰諸葛離裴三國志丁奉傳作黎裴古人姓有異文有省文故可不泥至增減見在人名字六朝至五代皆然藝文類聚王隱晉書云諸葛恢荀愷蔡謨俱字道明時人歌之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葛卽諸葛也潘岳馬汧督誅云齊萬虓闕齊萬年也晉盧無忌立太公廟碑後穆子容爲重立云盧忌置碑僻據山阜卽無忌也南史云宋奚顯度主領人功勳加捶撻民間謠曰身得建康歷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回顧付奚度卽奚顯度也梁簡文帝又答湘東王書云徐摛庾吾羌恆日夕庾肩吾也朝野僉載論鄭綱云前託俊臣後附張易乃張易之也白居易和東陽春闕放懷詩云憑君一詠問周師自注云周師範也嘉話錄貞元時無名子詩云尙書倒地落周師舉子周師老也朱澤嘲

人詩云何如郭素擬王軒郭凝素王遠軒也冊府元龜僭僞部
矜大天福四年詔云鄭弼再詣闕廷林恩別陳訴狀謂鄭元弼
也老學庵筆記呂惠卿自誦其表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辨韓
琦之奏疏司馬光也亦由左傳祝鮀稱載書云王若曰晉重謂
晉文公重耳也天間云萍號起雨謂雨師萍翳也禮有言微不
言在相敬之意通於常談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烏得不致疑
古人因羞成怒而肆其詆訶哉

蓮峰

毛西河詩話云張道符詩蓮峰對處朱輪貴崔軒詩共仰蓮峰
聽雪唱丁稜詩蓮峰太守別知音王起詩蓮峰之下欲徵黃唐
人榜後詩多用蓮峰不可解或鎖院中有是物或臚唱時有蓮
峰在殿陛旁然當前景物何便用作故事云云案蓮峰華山也

進士榜後言蓮峰者追言華州觀察兼轉運試解唐人舉進士
多由漕試解省故唐時赴舉入都者謂之計偕今猶襲其名也
張穆云計偕字出史記儒林傳計計吏也爲進士業者留居長安不能由京兆解多
赴華州求舉故唐進士由華州解者最盛唐摭言云平曾謁華
州李相不遇詩云詩卷卻拋書帙裏譬如閒看華山來雲溪友
議云樂坤禱華嶽廟中夜夢青綬人檢簿書言來年有樂坤及
第名已到則華州官主解華神亦司及第事唐時所說如此此
士人所以指說蓮峯毛疑是殿署陳設蓋未致思也

林逋梅詩

五代時江爲詩云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宋林逋
取之換二字作梅詩云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自
佳也文章天下之公江林當兩存之曝書亭詩云畫到影疏香

暗處始知一字可稱師朱以爲偷句之師則可爾若謂林句勝江可爲江師江本不詠梅柰何師之李嘉祐詩云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王維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薛據詩云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杜甫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杜甫詩云夜足沾沙雨春多逆水風白居易云巫山夜足沾沙雨瀧下春多逆水風此皆當兩存之若強謂二字師亦非通論矣

陸游龜屋龜堂

陸游有龜堂雜興十首其近村暮歸詩云鸞尊恰受三升醞龜屋新裁二寸冠注云近以龜殼作冠高二寸許又有新製小冠七絕云新製楸欄二寸冠則所謂二寸龜屋者如今道士冒髮總處小冠耳游晚號龜堂其春晴詩云誰見龜堂叟搯藤送夕

陽又兩復作自近村歸詩云行人也識龜堂老小榼村醪手自攜又書喜云堪笑龜堂老更頑天教白髮看青山又風雨夜坐詩云君看龜堂新境界固應難與俗人同又有龜堂晚興七律及龜堂雜興七絕取龜有三義自述云拜賜龜章紆舊紫養成鶴髮掃餘青龜貴一義也長飢云早年羞學仗下馬末路幸似泥中龜龜閒一義也雜興云鼻觀舌根俱得道悠悠誰識老龜堂龜壽一義也

四六談塵

宋謝伋作四六談塵謝字景思上蔡人自號靈石山藥寮子官至太常少卿據岳珂籲天辨誣通序伋爲綦崇禮之婿寓居於台費袞梁溪漫志舉談塵中二事云朱義陽制貼改乃綦處厚貼麻非令陳去非貼按綦爲伋外父語不容誤談塵言陳貼後

又犯語忌此後當有綦點畧不載耳不得輒謂之誤又云謝顯道實入黨籍談麈言不入黨籍恐誤作史者採取案顯道爲佞叔祖更不容誤佞代作謝啟有刻石刊章偶逃部黨語其證顯然表議爲非矣

文忌輕忽說

隨隱漫錄云姑蘇進蟹程奎章批答有新酒菊天維其時矣上曰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案不惟宋時如此梁沈炯代王僧辨又勸進表云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咸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其時文貴輕豔故作此語時梁武簡文再罹慘毒勸進表不當爾也宋柳永望遠行詠雪云好是漁人披卻一簑歸去江上晚來堪畫滿長安高卻旗亭酒價在詞中則是富麗

當行語耳

唐昭宗詞

唐昭宗菩薩蠻云遠烟籠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奴
歸故宮此在華州託宮人思歸之辭南唐李後主子夜菩薩蠻
云奴爲出來難亦代人稱奴出車詩云旣見君子我心則降亦
代還士之妻稱我風雅之體本如此舊唐書昭宗紀云乾甯四
年七月甲戌帝與學士親王登齊雲樓西望長安令樂工唱御
製菩薩蠻詞奏畢皆泣下沾襟而不記其詞樂志廣載前代桃
葉楊叛兒等文乃亦不載此詞中朝故事唐詩紀事載之作何
處是英雄迎儂歸故宮蓋疑昭宗不當自稱奴斟酌之使自稱
儂新五代史韓建傳及夢溪筆談碧雞漫志亦以儂字南音西
音不合又不知奴爲託宮人之詞則改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
內中不惟內中字雜弱且失古人文意也

不同
接花

接攔也詩害澣害否箋煩攔之意梁書言齊人殺寶卷右衛將軍王志取庭中樹葉接食之僞悶不署卽捺也李宣古詩云爭禁夜深拋要令舞來接去使人勞黃居簡玉樓春云糝成接鏡問春風比似庭花誰解語成幼文謁金門云閒引鴛鴦香徑裏手接紅杏蕊此詞多云馮延巳作接今云捺謂抑按之亦作挪謂搓挪之唐無名氏菩薩蠻云牡丹帶露眞珠顥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惱剛說花枝好一晌發嬌嗔碎接花打人謂搓挪花以打人也潘元質倦尋芳云香滅羞迴空帳裏月高猶在重簾下恨疏狂待歸來碎揉花打其詞草堂詩餘作蘇養直又張翥風入松云春縱冶便不飲從教團雪揉花打揉卽接也耆舊續聞云張仲遠室人知書賓客通問

必先窺來札姜堯章戲作百宜嬌遺之仲遠歸竟莫能辨則受其指爪損面至不能出外或潘詞之意與姜詞意不同

詩詞虛字

唐盧延讓學爲詩或請爲詩之式乃爲詩以示之曰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人多笑之見太平廣記詩亦有著者之蠖齋詩話引詩用而字焉字哉字乎字皆致不滿而宋人頗尙此體詩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漢趙壹詩云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小雅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梁江淹詩云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趙江詩自不佳也宋陳師道有詩云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老學庵筆記引酒成豈見甘而壞花在須知色卽空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亦爲惡劣張炎詞源云詞與詩不同詞句有至八字者堆疊實字讀且不通合用虛字呼喚卻

要用之得其所其言至平允然如戴復古沁園春詞云贏得窮吟詩句清夫詩者皆吾儂平日愁歎之聲不可向邇矣黃昇賀新郎詠梅云聞梢頭冷蕊疏疏幾時開也閒者闕焉今久矣多少幽懷欲寫比戴差勝終不佳也詞用虛字惟張先之生查子云休休休便休美底教他且譬如沒伊時更不思量也最爲工妙張雨貞居詞亦多填虛字張鎡瑞鶴仙云念歡娛最是今宵怎知恁地亦有餘韻張翥蛻巖詞清平樂一用四矣字一用四也字爲合調而設洪舜俞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卻因而已失三官王千秋臨江仙云者也之乎真大錯此又指事言之不得目爲虛字

閒適語

秦觀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王銍默記以爲其言如

此必不能至西方淨土其論甚可憎也宋陽穀周文璞有浪淘沙云鵝黃雪白一醒然一事最奇君聽取明日新年張羽貞居詞和之云自家天地一陶然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張又有早春怨云半剔銀釭片時春夢過了元宵其閒適之意真淨土也侯鯖錄東坡舉一鬼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念卻巴陵道言此必子建太白鬼亦秦詞流亞張輯謁金門云樓外垂楊如此碧問春來幾日吳琚浪淘沙云幾日不來春便老開盡桃花又云時有入簾雙燕子明日清明朱敦儒好事近云經過子陵灘畔得梅花消息好事近云長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蓋流連光景人情所不能無其託言不知意本深曲耳

山西交城唐開元二十九年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參軍房璘妻
高氏書碑中我皇我字空格貞元時湖成縣進玉石珮表草碑
我唐我字提行頒示朝廷朝字提行正定府唐永泰時恒州李
寶臣碑我公我字空格惟唐裴灌少林寺碑後周明皇帝於皇
字上空又引隋高祖於祖字上空不解其意又五代時溪州銅
柱記我皇我字提行其例甚多樓觀有唐天寶元元靈應頌碑
稱明皇曰我其文我則云云上空一格者四所云我乃詩我出
我車之我其義甚古福州崇妙保聖壇記云三年歲次辛丑冬
十一月八日正址環開貞姿片合層一至九樣獨無雙暨空年
空月良工告成末云永隆空年歲次空空空月空空日記中稱
其主王曦爲我當今我字提行末復署云我當今大闡大武睿
聖光德隆道大孝皇帝王曦此與董昌僭位下詔署名何異唐

書劉文靜傳云文靜諫高祖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見臣下言
尙稱名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公其無嫌此特
常言非有所署不知此碑之名何人爲署曦初稱大闔皇領威
武節度其改元永隆黃峻非之云合是大昏元年觀此碑真大
昏矣

張穆云古碑中於皇之我上空格者尙不止此明王華殿
試策猶我皇上三字上提行連寫先師吳璞庵孝廉家有

此

爲文檢書

齊東野語云洪景盧日視二十餘草老院吏曰蘇學士敏捷亦
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按蘇洪視草異地不
當有此老院吏此言與洪有隙者造作以短之實則誣蘇也春
渚紀聞云東坡賦詠及著撰雖目前爛熟事必令檢視而後出
此言爲近實餘冬緒錄言歐陽爲文亦檢故事出處然後下筆

蓋自重其文當如此吳炯五總志云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史堆積左右時謂爲獺祭魚近世晏公類要之類用工閒暇冀革臨時檢閱之弊得非欲蓋而反彰乎朱子名臣言行錄云楊億爲文所用故事常令諸生子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既成則綴黏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焉皆時人不智之評也

家數

墨子尙同下篇云天下爲家數也甚多列子仲尼篇云漫衍而無家張湛注云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後漢書法眞傳云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古人學行皆稱家數漢志編古書籍以家分流在六藝外時六經有師承各守家法短在務攻異已其長在精思古訓不作無稽之言至王肅皇甫謐私作妖孽

之書以僞爲工依似亂真後人好怪開門揖盜儒者反無家矣

八股文舊事

康熙二年癸卯八月定試士不用八股時文用策論制分二場
四年乙巳侍郎黃機請復三場舊制七年戊申七月定鄉會試
復用八股時文限五百五十字二十年限六百五十字後又冗
長四十四年

南巡四月十一日泰州貢生俞楷奏請時文去破承題增大結
廷議不行四十五年三月陳廷敬參奏會元尙居易首篇一千
二百餘字文亦不佳向來作文不得過六百五十字所作違例
應黜革從之乾隆四十三年復限以七百字學政校文例以平
正明暢典實爾雅學生凡五等廩增附青衣發社發社者或充
吏或爲民論文凡六等文理平通文理亦通文理畧通文理有

疵文理荒謬文理不通惟勦襲錄舊凡在考試磨勘出首皆黜
革其充吏者準作典吏或誤刊爲典史有讀而喜者曰吾文理
不通尙可作典史真荒謬不通五六等之談也

詩題

飲馬投錢一見太平御覽引三輔決錄爲安陵項仲山一見馬
總意林引風俗通又有太原郝子廉自飲水投一錢井中閉門
造車一見後漢書應奉傳注引謝承書一見五燈會元以石投
水一見韓非子精諭篇白公語孔子呂氏春秋同一見文選運
命論言張良遇沛公誤筆成蠅一見三國志趙達傳注引吳錄
曹不興爲孫權書屏風一見魏書楊修傳爲太祖畫扇皆二事
不同惜無如江南士子問天雞者秋月如珪禹得珪形如月出
逐甲開山圖一見文選賦注一見後漢張衡傳注珪通詁爲玉

皆不言月形方銳而解者多誤借書一癡見藝文類聚杜預與子書是晉以前語李匡又資暇集亦引杜征南武庫書方勺泊宅編云李濟翁言王府新書杜元凱云云一試官以此命題押翁字竹邊水際多壯丹謝康樂語官以此命題押康字皆不得押法又一官試詩題至樂性餘語出陰符場中不知官笑曰此莊子語亦不知乃應試耶此官亦不知也

詩詞不可爲古人補題目

古詩闕題蓋集錄時失之其曰無題則寄懷遙曲難爲造題目也詞題多旁注後人畧知其事遂代造題目又不如春景夏景之名雖鄙嘖尙無礙矣陸淞瑞鶴仙起句云臉霞紅映枕耆舊續聞云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稽爲近屬士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人墨士陸子逸常與焉士有侍姬盼盼者色藝

殊絕陸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在奉觴之列陸問之士卽呼至其枕痕猶在臉陸爲賦瑞鶴仙有臉霞紅映枕之句一時盛傳逮今爲雅唱後盼盼亦歸陸氏今檢其詞皆竊玉偷香相憇相慰之語豈當於主人筵上發其隱私草堂詩餘又以爲歐陽修作尤非矣尋此詞當是陸自愛此五字別綴一詞以存其語故知無題詩必當無題詞亦不必爲古人求題也金高永大江西上曲題云滕王閣今案其詞云長江東注此必未至滕王閣者元好問玉漏遲詞題云有懷浙江別業元安得有別業在浙江此必後人代撰題目元浙江或係浙川縣也

張穆云裕之於正大初爲

浙川令見所作九日讀書山詩浙川以江名見所作觀浙江漲詩儲本毛本萬本皆譌作浙

策題

困學紀聞云唐及宋初策題甚簡舉子寫題於試卷慶曆後不

復寫題寢失之繁閤若璩云宋史蔣之奇傳英宗朝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非慶麻後卽不寫題也按老學庵筆記云初寫策題不過一二十字後題寢多舉人甚以爲苦慶麻中賈文元公爲中丞乃奏罷之紀聞所言不誤也蔣之奇失書問目或賢良方正不在常例又金史完顏匡傳云大定二十八年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事與蔣之奇同策題不問長短應試言對策必與策題相對故策中不述策問之目而濫寫策料取貴冗長亦爲失書問目嘉慶十九年閏二月

諭旨對策必所對與所問相比附謹案新序雜事五云問陰對陽謂之強說論西詰東謂之強難顏氏家訓勉學云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此潛夫論考績所云以囂閤應明經者也

人科舉之學不壞人材論平正且實士昏惑矣天下士

昔唐韓愈以入試文辭類俳優所爲深恥之宋蘇軾比場中文爲黃茅白葦陸九淵在白鹿洞謂科舉之學最壞人材言其事聞者至爲流涕夫學以文爲驗文以見用於世爲貴科舉之學疑不當如韓愈蘇軾陸九淵所言及讀劉祁歸潛志千萬卑陋之士謀樹一幟擇庸陋空滑不著邊際之文立爲格調主司取一讀書人則羣起攻之至擊登聞鼓呼屈言主司破壞文格其時值南宋陸九淵之時人材至自喪其廉恥則以爲破壞聞之流涕亦不爲過宋史選舉志云理宗時有司命題苟簡發策舛錯所取之士數年之後俾主文時謂之謬種流傳四朝聞見錄云慶元二年考官發策士莫知對時舉子不事記誦專習空虛之談射策中至有心心有主喙喙爭鳴之語嘗試論之此得科

舉而未學者本非人材又內恕己而度人力持庸陋格調以破壞科舉若科舉之學固不被壞人材也順治十六年定科場例首場工而後場不稱者黜不與選首場平通而二三場博雅詳明者并與收錄雍正六年定試官必將後場試卷盡行細加校閱不得專重頭場忽畧後場十一年其策論以爲題要四上諭以二三場策論尤足覘經濟實學乃向來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經義已經入彀遂將策論濫收恕取不復加意閱看殊非設科本意其載於例者如此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凡民且興而况本爲人材者乎或曰興之難也原伯魯不說學則苟而可是不苟者不可也傳云民惡其上空虛之人多必惡學者君子不欲多士人是爲科舉者不敢學故曰壞人材也又論之曰嘉慶五年五月有王君參奏天下士子務

以策對爲佳又用說文字奉

旨所奏全不成話十年三月有汪君參奏考官閱三場策卷奉
旨先閱頭場再閱二三場十一年九月有楊君參奏士子通習
五經奉

旨原摺發還十三年七月有何君參士子二場經文三場策論
滔滔不窮以多爲才至以尺量奉

旨交部無庸議是年十一月有黃君參奏考官取文不以清真
奉

旨專尙機巧流入膚淺者亦當屏置勿錄此言官達人素講求
文章格調未暇咨於

國家掌故故其言如此而試官及科舉人材以讀書爲事至不
避彈劾其志甚堅其品甚正則此數摺其明證矣

累朝勤學之意著之令者至此益見其盛是科舉之學未嘗壞
人材也昔賢惡科舉之學蓋未覩茲效矣嘉慶十三年除夕

科場時日名目題目字號

順治二年定子午卯酉歲八月鄉試辰戌丑未歲二月會試三
年丙戌先於二月鄉試八月會試九月鄉試四年丁亥三月會
試康熙五十二年二月鄉試八月會試雍正元年四月鄉試九
月會試二年二月鄉試八月會試乾隆十七年順天三月外省
二月鄉試八月會試皆以特逢

恩科順治二年陝西江南十月鄉試以初入版圖康熙二十六
年廣西十月鄉試以歲科考不能徧嘉慶六年順天九月鄉試
道光十一年江南九月鄉試以大水改期乾隆九年因春寒道
遠會試定以三月

萬壽恩科始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直省舉貢監生員李長庚陳大慶查克宏等具呈據奏四月二十四日得

旨允行六月二十六日浙江武學生潘堯年祝永祺等呈請武科八月十四日得

旨允行卽五十二年春鄉秋會之榜也鄉試不歸舊貢院者順治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十三年河南六科俱在輝縣百

泉書院其止增鄉試者康熙十六年以軍興令天下鄉試順天

一闈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一闈湖廣江西江南一闈福建浙江

一闈總歸十八年己未正科會試其題目初定頭場四書三本

經四二場論詔誥表各一判五三場策五康熙二年定用兩場

試策論表判初論以孝經題至是改用四書四年仍用三場八

年復用八股時文舊制二十九年論題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

正蒙後改用孝經雍正十一年福建學政楊炳以孝經題目無多請與性理閒出

諭以聖人之孝經與宋儒之性理相並出題於義未協乾隆二十一年定頭場四書文三二場經文四會試加表一三場策五二十二年定二場去表用八韻詩初順治二年禮部議去時文二篇增詩去策增奏疏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泰州貢生俞楷奏請二場用詩俱議格不行至是始以詩著令乾隆二十三年定頭場四書文三性理論一四十七年改頭場詩二場論五十三年定士子通習五經二場五經題各一去論初命題俱由考官康熙二十四年刑科給事中楊爾淑奏請自乙丑科爲始鄉會試四書俱乞

欽命試題蓋順治十五年御史趙祥呈請

欽定會試四書題至是兼及順天鄉試也是年表題亦

欽定乾隆丁丑會試

欽定詩題是後順天鄉試及會試皆

欽定四書詩題其彌封紅號以梁千文錯綜用之會試別加滿

洲蒙古漢軍奉天各直省號鄉試順天加滿洲蒙古滿字漢軍

合字南監北監中監三冊字奉天夾字承德承字官卷官生字

生員貝字各直省駐防旗字官卷官生字江南上江字下江字

乾隆元年分額九年定上江四十五名下江六十九名山東聖

裔及顏曾孟裔耳字福建臺灣至字臺灣粵莊生員田字湖南

三廳及保靖邊字三廳苗生田字陝甘甯夏丁字榆林木字甘

州西甯聿左字肅州安西廸化鎮西聿右字四川甯遠宁字廣

東商籍鹵字其先順天有宣化且字今裁又廣東請編崖州陵

水昌化感恩匡字湖北請編施南方字廣西亦請泗城鎮安別
編字號

刻書

蔡清易經蒙引前有勘合云嘉靖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禮部題
臣等訪得科舉之書盡出建甯書坊合無俟命下之日本部移
咨都察院轉行福建提學副使將易經蒙引訂正明白發刊書
坊庶幾私相貿易可以傳播遠邇就便刊刻亦不至虛費國財
十月初一日奉聖旨是欽此都察院卯字一千八百十九號勘
合劄付九年正月十四日福建按察司副使案驗其書嫌木理
疏鬆案石林燕語云刻書以杭州爲上汴京比歲亦不減杭州
汴則紙不佳蜀建則柔木板不佳是北宋時建板已不爲學者
所重業此者西沿及邵武金谿撫州而科舉之書多出山東東

昌板亦不佳其工價旁出可證者劉若愚酌中志畧李廷機審
曠生光案云刊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錢每字一百時
價四分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釐得
工銀三錢四分云云今推妖書七百六十字明萬曆時每百字
併板時價四分京師如此則外省價廉可知今上元鄉閭刻工
蘇州散放刻工亦止字一百銀四分也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初八日

武英殿修書處咨通行書交納紙張工價請領十三經竹紙書
十七套十四兩四錢九分一釐八毫一絲五忽二十三史有舊唐書
竹紙書七十七套六十五兩五錢八分九釐六毫二絲今二十史增

舊五代史
價不同